

哲學叢書

甲 種

人—機器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上 海

辛 聖 書 店 版

1933

THE PHILOSOPHY SERIES
A
EDITE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JULIEN DE LA MATTIE
L'HOMME MACHINE

TRANSLATED BY
P. K. JEIN

哲學叢書
甲種

人—機器

拉梅特利 著
任白戈 譯

上海
辛墾書店出版

THE THINKING BOOKSHOP
SHANGHAI, CHINA
1 9 3 3

人 — 機 器

1933 3 31 初 版

1 — 1500 册

原 著 者	拉 • 梅 特 利
繙 譯 者	任 白 戈
編 輯 者	二 十 世 紀 社
出 版 者	辛 墾 書 店
發 行 者	辛 墾 書 店

上海海甯路三德里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實 價 大 洋 六 角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

(1709-1751)

Gravé Par Achille OUVRE

D'après l'original de G.-F. SCHMIDT (Bibl. Nat.).

RAPPEL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我們要出這部哲學叢書的意思，一般地說，在開化時代的人，不能不意識地生活。這就是說，人必須要有一個世界觀，以嚮導其思維和行動。而在科學昌明過今天，尤不能不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哲學、科學的哲學、實有宣揚底必要。

中國今天，無論就那方面說，都是如此，尤當如此。在提倡科學中，不應該忽視有奠定科學基礎之作用過哲學；在改造社會聲中，同樣不應該忽視有嚮導社會行為之作用過哲

學。

可是能夠供這些用的，只有正確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而不是把神學、玄學夾雜在內的一般哲學。同時，研究哲學就是研究哲學史，讀自來一切哲學家底著作。因此，哲學叢書底內容是歷史上一切正確的哲學大家之著作底編輯。

但哲學是有時代性的，而過去哲學在今天又確實錯誤，那怎麼樣呢？這裏，我們覺得我們所說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是人類在歷史上各時代底認識之總的收穫。所以它有時代性，亦有永久性。我們後頭的人，應該繼承它。它是有理論貢獻的，構成了認識進化這條綫上各點。

試以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哲學來說，人是機器這個命題，就在現今也還有正確性。因為人是機器這意思，就是說人不是物類以外特創品，依然受因果法則底支配。必要這個命題成立，而後人及其行為才可研究，社會科學方得開步走。我們之反對它，乃是它底局限性和機械性。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滿足於此，還當進一步問：人是甚麼機器，定要說明人是機器中某種機器，才算把人認識清楚了。這樣看來，人是機器一個命題底錯誤，乃只是不足，而反之倒是後來的社會科學底基礎，現今進步的物質哲學底根柢。

所以我們之出版哲學叢書，是有充分理由的。

它底內容分兩種，甲種完全是古典的，乙種則全屬現代。在古典的部份，從希臘時代泰利士起，到十九世紀前半德意志哲學止，包括有二千多年中數十大家底名著。合乙種而計，則是一部原文的哲學史，真正的哲學史。至於這二千多年中過神學的和玄學的哲學家，因為不合我們底旨趣，完全除外。其中有理論貢獻過著作，我們在將來出成附編，列在哲學叢書甲種和乙種之末。

經過了「戊戌」、「五四」、又經過了「五卅」和「一九二七」以後過中國，不應該這樣地來開始其文化工作麼？偉大的時代是需要偉大的哲學運動的。我們希望在時代前過人，接受我們這個貢獻——第一種叢書，哲學叢書。

葉青 一九三三，一，二四。

目 錄

著者底像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譯者引言

摩利斯·梭羅文底序言

原版出版者底自白

獻辭

人——機器

譯者引言

拉·梅特利，是燦爛的法蘭西物質論底最尖銳的代表者，他是由最好的醫師而成爲最好的哲學家的。所以他底哲學底科學基礎，主要的是建立在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上面。一七五四年他繼醫學譯著而發表的『靈魂之自然史』（再版時改名『靈魂論』）便是代表他底整個哲學體系逾第一本哲學著作。但使他在物質論史上占着千秋不朽的地位而使同時代的人發生極度的驚愕的，却要數這本『人——機器』。

這本最有光輝的著作，是在一七四一年亡命荷蘭時以匿名出版的。一出即馬上引起了狂風暴雨般的轟動，甚至“自由的”荷蘭底一般僧侶都要求將他處以死刑。自然其他一切的貴族、學者、醫師也對他加以圍攻和迫害，而在本書上作為他底『獻辭』底對象的哈勒就是一個。但他一直到死都還堅持、貫徹自己底意見而不屈不撓地為物質論作戰。這也就是他那種在一切朦朧、虛偽、偏見支配着遊黑暗環境中養出遊諷刺和戰鬥的氣質之更加發展底原因。即以本書來說，其觀念的內容，雖然如『靈魂之自然史』一樣，仍然是在論究腦髓物質和人類底靈魂或靈魂底物質是甚麼這個問題，但的確增加了無限的戰鬥性，比較表現得更加鮮明深刻。至於本書底內容究竟如何，好在有書在此為證，實在用不着再贅一辭了。

我開始譯這本書，還是去年春間的事。那時我們幾個朋友決定了對於物質論著作之系統的介紹，並以法蘭西物質論為開端。以後因本書底原本一時不易買得，而我手中又恰有一本日譯的『法蘭西唯物論哲學』，於是大家就決定了由我先由日譯本將本書譯出，等到原本到時再對照原文校改。故本書是由我根據中央公論社出版杉捷夫所譯之『法蘭西唯物論哲學』中的譯出經過楊伯愷先生對照原文校改

出的，尤其是前面底導論和獻辭還是直接由伯愷先生根據原文一手譯出來的，可以說大部分的勞績要歸之於伯愷先生。我在此一併深深地感謝。

如果從歷史的發展來說，拉·梅特利底哲學思想或世界觀念實是包含着笛卡兒、斯賓諾莎、萊普尼茨、洛克及波耳哈維底學說中種種要素物質論底綜合。例如『人——機器』這個命題，就是由笛卡兒底“動物——機器”這個命題發展而來，而同時也是對於斯賓諾莎底“人是依從不變的自然法則造機器”這種思想之擁護。另一方面，在以人類為哲學之中心這一點上，他還是費爾巴哈底先驅者，可以說費爾巴哈底“人食甚麼就成甚麼”那一命題就是由他底食物可以影響乃至於改變人底生理組織及性格這一理論發展而來的。本來，一般人都以為法蘭西物質哲學是沒有進化觀念的，但拉·梅特利却不能與其他的物質論者並比，達爾文底種變和萬物同出於一元造思想，是遠在一百年前造他早就揭出來了的，這有他在一七四八年發表的最後哲學著作『人——植物』可以證明。然而在一生中，他不但受着敵人底攻擊，就在同意見者當中亦得不着一點援助。德波林對於他，曾經作過極正確的評論，不久即可以在拙譯『唯物論史』中見得：自然用不着我說廢話，我只好暫且將弗烈得利第二底

公正批評引來作結束：“拉·梅特利是那些神學者和糊塗蟲底犧牲”，“他是一切醫生底敵人，但他却是一個最好的醫生；他是唯物論者，但他自己却一點也不唯物”。

任白戈1933, 2, 5。

序 言

拉·梅特利 (La Mettrie), 名叫須良·阿夫拉伊 (Julien Offray), 1709年十月二十五日, 降生於聖馬諾 (Saint Malo) 在姑當士 (Coutances) 公學研究人類學。又在加恩 (Caen) 楊選派底一座大學裏聽修詞學。在那裏, 以對於求學奮勉及精神底活潑見長, 得到所有的獎品。他底父親是個經濟鬆動而具有積極精神商人, 預先規定要他採取一個教會的職業, 這是當作一個最確定而可靠的職業。拉·梅特利被送入布勒西斯 (Plessis) 公學去學哥爾第耶爾

(Cordier) 院長底邏輯，這位院長就是一個大胆的楊選派。他受其師所教課程底映象很深，對於楊選派主義表同情。在十五歲時，爲贊揚這種主義做了一部自訴的書，在該派中取得充分的尊重。這本著作是從來不曾發表的。但當他研究神學剛剛一年光景，他就深刻地厭棄楊選派，離開了它，而且在他一生底剩餘時間，對於它都是極其仇視的。

在1725年，他進哈姑爾 (Harcourt) 公學研究物理，他在那裏得到很大的進步，並因爲同鄉許落爾得 (Hunault) 醫生底忠告，決定接着研究醫學。他底父親，當其被人家吹噓說：“一個平凡醫生底藥劑遠勝於一個好神甫底赦免” (註一) 之後，對於這個決定的志願也就予以贊成了。

學了兩年醫學之後，於1728年在倫姆 (Reims) 得了醫學博士底學位。他在生長的城市做了醫生，但這個職業，對於他似乎不能提供很多稱意的東西。在1733年，他又決意到里耶得 (Leyde) 去從教於有名的波耳哈維 (Boerhaave)，波耳哈維當時正享有偉大的威名。他這名聲之由來，是由於醫學知識之精深，同時也是由於他底最大的慈愛及他底高尚的哲學思維。拉·梅特利在那裏居留遊日子，不但對於他

(註一) F.édric II. Eloge de La Mettrie.

自己，而且就是對於法國醫學之進步上·都有極大的利益。因為法國醫學的研究是自此以後才入於光輝境地。在1734年，他就已經從事於波耳哈維底 *Traclatus medicus de lue aphrodisiaca*，在這部書上，他還加上他自著遊 *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這兩部書得着一個大大的成功，同時因為激起同行底忌妒而惹起許多的煩惱。著名的醫生和聖經底註釋者讓·阿斯特魯克(Jean Astruc)，特別以同一題目在1763年公佈一部書(*De morbris venereis libri, VI*)，猛烈地給拉·梅特利以攻擊。拉·梅特利最初以一封很客氣的信回答他，這封信他附在那名為*Traité du vertige*底後面。然而阿斯特魯克，以其崇高地位和既得威權而倨傲，仍舊帶着不屑和傲慢的樣子。論爭日趨激烈，拉·梅特利底攻擊一步一步地猛烈起來，並且接着展開於巴黎底醫界一切名宿之間。

及到進聖·瑪諾學院之後，他就在那裏翻譯波耳哈維主要的著作。在1739年，他公佈了 *Aphorismes sur la con-naisance et la cure des maladie* 及 *Traité de la matière médicale*；在1740年，公佈 *Institutions de médecine*，在1741年公佈 *l' abrégé de la theorie chimique, tiré des propres écrits de M.Boerhaave*。他底 *Traité de la petite verole*及 *l'Essai sur l'éprit et les beaux éspaits* 是1740年

出版的。

但，爲了增加其知識逾大胆的急切的貪圖，拉·梅特利重行於1742年離開了聖·瑪諾而赴巴黎。在巴黎賴軍醫摩郎得 (Morand) 與西多佈爾 (Sidobre) 醫學博士底介紹，在格拉孟 (Gramont) 侯爵處得着一個禁衛軍醫之職。這件事也許是他底生活最關重大逾一件事。因此後接着許多出人意表逾結果，其大部且是很可憤慨的，把他拖上了成名逾路途去了。他以禁衛軍醫底資格，親自參加過戰爭。在佛里堡 (Fribourg) 底圍困中，他曾被寒病打倒。這寒病在他底觀念中所惹起逾紊亂使他受了很利害的刺激，病好之後，且決定了他以堅強不撓的力量主張：主張靈魂對於身體是獨立的、是與身體不同的、這個見解乃是純粹的幻想，我們底精神作用實是嚴格地爲我們底機構作用所決定的。他在『靈魂之自然史』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 âme) (註二) 裏面以一種顯明的方法展開這個意見，這部書後來成爲『靈魂論』 (Traité de l'âme)。

拉·梅特利之投身於哲學領域就在於這著作。在這本書

(註二) 這部書是1745年在海牙出版的，並由去世逾M·H·當作加卜氏 (M·Chap) 底英譯本介紹出來。

內，他闡明關係於心理的機能 (Fonctions psychiques) 時是完全把生理學的機能 (Fonctions physiologiques) 作為解釋底唯一的基礎。當哲學底歷史家們把客觀的和實體的意義給於拉·梅特利底物質論時，他們便已犯了嚴重的錯誤。如果拉·梅特利曾經肯定只有物質應當看做真實的實在，只有物質是本源地被給予着而心理的狀態不過單是物質所派生的，那末，這樣的解釋或者可以得着確證。但在他底各著作中，絕找不着這樣一個顯然公式化的肯定。在『靈魂論』底第一章內，題着 Exposition de l'Ouvrage，其對於兩個假定的存在，物質與精神，是這樣解釋的：“人與動物底靈魂之本質，現在與將來，都與物質和身體底本質是同樣的未知的東西。我還可以說，由於抽象作用從身體剝出來遊靈魂，就好像在沒有任何形狀之下被觀察遊物質一樣，這是不能想像的。靈魂與身體是在同時間合併成就的，並且好像一手揮成了的。它們是被投入於同一模子之內的，一個有思維力量遊大神學家(註三) 這樣說過。凡是想理解靈魂底諸性質遊人，就應首先找尋那以靈魂為其主要動因遊身體之內顯明地表現出來遊諸性質。

(註三) Tertullien: De resurrectione.

· 這個思想自然地引出“只有感官才是確當的嚮導”這種想法：“請看我底哲學家們（註四）”。並且還有這個思想：“儘管我們對於物質底本質沒有任何概念，我們終於不能拒絕對於我們底感官在物質上所發見迥諸性質之同意（註五）。”

這就是現象主義（Phénoménisme）底真實用語，幾乎絕對地統制了今日底物理的和心理學的探討。被這個原則所領導，遂行一個主要的心理作用底明暢而透澈的分析。主要的心理作用被分為兩個大系列：(a)記憶、想像、熱情；(b)傾向、興味、明敏、及了悟。

在心理的諸作用之全體內，拉·梅特利對於想像認為具有最重大的任務，因為在詩人亦如在博學者，精神底一切創造作用都是想像居先。這個本源的見解，後來曾被法國哲學家佛洛沙墨爾（J. Frohshammer）所採用；他給這個見解做着最普遍的推用，把想像看成自然現象底無窮變化所固有迥主要創造者。（註六）

（註四） *Traité de l'âme*, chap, 1.

（註五） *Ibid.* chap, III.

（註六） Voyez J. Frohshammer: *Die Phantasie als Grundrincip des Weltprocesses*. Munich, 1877.

在人家總是用抽象作用與本質來從事活動，在他却經常地注視實際的凝固的事實，而且在常態的作用之側苦心研究那由於身體機構底傷害所致遊病理學的不安。他那些醫術的視察在這裏得到多數的而且分明的顯示，自然他底解釋時或不免於欠完全，但很少見有完全的錯誤。在任何方面，都感覺得他底認真努力引用合理的方法與視察工夫於這樣一個領域之內，即在那兒只有神學爭論及形而上學者底 Dialectique (互辯法) 有無上權威統制着遊領域之內。

誠然，這個『靈魂論』並不會給我們提供一個精神現象底完全的有系統的理論，但我們在那裏可以找着心理學底最重要的研究底引線：如像記憶器官底研究、害癘毒遊動物底研究、精神錯亂底研究、着魔病底研究、腦部的地位底研究、等等。在那裏還可找出公式化了遊感覺底法則、以聯想關係而成就遊觀念底組合底法則、以及感覺器官底特性底法則。

靈魂論底公佈少不了要在那些習於一個與光榮地爲拉·梅特利所主持遊研究方法正相對立遊研究方法遊諸異人當中，惹起強烈的反抗。弗烈得利第二 (Fred'ric II.) 在其頌詞(註七)中說過：“軍隊中遊教士敲着鑼鐘反抗他，並且首先就有一切熱心者狂叫起來。”這個讚頌之內，還包含些把拉

• 梅特利底敵人底精神活畫出來遊意思。弗烈得利繼續着說——大部分教士檢察文學底一切作品，好像當作全是神學底論著一樣；頭腦裏裝進了這獨一的東西，他們便無處不遇着異端；從此生出那樣多的謬誤判斷，那樣多的反對著者底多半不當的冤誣控告。一本物理學的書，必須用一個物理學家底精神去讀；自然、真理、就是它底判斷人；決定赦免或加罪的，就是它。一本天文學的書，亦須在這同一的意義內去讀。如果一個貧寒醫生證明重重地在腦頂上打下一棒損傷了精神，或者熱燒到一定程度，理性便要迷失，那末應當做的就是給他找出相反的證明來，否則最好免開尊口。如果一位能幹的天文家，不管弱須邪（Josué）怎樣證明地球與天上遊星球都是包着太陽旋轉的，那末你只好或者比他計算的更好，或者容忍下地球轉動吧。

“可是神學家們，由於他們底續繼不斷的恐怖，或者能夠使弱者相信他們底原因是很壞的，不至於為這點小事而感受窘促。他們堅執要在一本論述物理遊著作裏面去找尋異端底種子；著者飽受殘忍的虐待之苦，而教士們總是說被

（註七）這個頌詞，是 1752 年一月十六日由慶王底機要大臣

達爾格（Dargot）在柏林學院公開大會席上宣讀過的。

控爲異端遊醫生是不能醫好法國的衛兵的。”

大多數的攻擊是在 Bibliothèque raisonnée裏面出現的，他底地位於是不能維持下去了。他離開了禁衛軍，凡在他周圍遊人無不惋惜。他被任爲里爾 (Lille)、貢得 (Gand)、布魯塞爾 (Bruxelles)、昂凡爾 (Anvers) 及瓦爾日 (Worms) 等處底陸軍醫院底監察醫官。假如拉·梅特利能夠忘懷於阿斯特魯克底傷刺的批評，對於當時那些祈靈於舊勢力以利己之說解決困難遊醫生之奸狡與愚昧能夠毫不動心，他也許能夠過些幸福日子。他底譏刺和尖刻的嘲笑傾向，在同時同行遊人底行爲中間找着太好的機會使他聽其盡量發洩。所以，在1745年公佈 *Politique du Medicin de Machiavel, ou le chemin de la fortune ouvert aux Medecins* (『馬夏威爾底醫生底政策，或向醫生展開遊發財路徑』)，在1747年公佈 *La Faculté vengée, comédie en trois actes*。在那裏，巴黎大學底醫生遭了最挖苦的方式遊嘲弄。例如最後一幕底最主要的一個主人翁瓦勒爾 (Valère) 向沙旦提 (Chatubant)，其實就是拉·梅特利自己，說道：

“醫生是像布呂東 (Pluton) 那樣的黑心肝，但他們對於你們還不像那樣的慈悲。你們也本着良心想想，曾經這樣厲害地傷在他們底最有感覺性遊部分，如此報復心重的、

如此充滿了自私和驕傲遊存在物嗎？鄙視最時行的醫生，這乃是爲大衆昭告出來遊一個真實的鄙視，大衆將不可避免地起而自衛，將援助那向着他們遊復仇。朋友，墮落的風俗就是你意想不到遊最尊重的東西。嘿！你見着甚麼鬼，你特別是生就來做醫生，如像一個有才思的人去做測量家，去做這樣的技術底 Don Quichotte，對於這個你底同行們只鬧成一個惡劣不堪的手藝？爲了祖國底幸福，新居脩斯 (Curtius)，犧牲你自己吧，這即是說爲了大羣的忘恩負義者與蠢子！”後面又說：“一個醫生，乃至優良的醫生，如果他只是行醫遊話，我就把他看成一部機器，當我們敵它遊時候，它常常重複地發出伊波克拉特 (Hippocrate)或加里良 (Galien)底聲響，決沒有其它的聲音。”最後，這就是布呂東在畢幕時給予巴黎大學底醫生遊忠告：“尤其是請你們保護愚蠢、欺詐、以及猾賊吧；破壞那有功蹟的人、天才家吧；把那有德、有才的人當作雙料敵人看待吧。切莫容許人們互相的愛，亦莫容忍人們底連合吧。野心、貪污和忌妬、荒淫、狡詐、出生的人之摧毀，以及你們當中很好商量的一切詭計，只有繼續幹去才算能幹的詭計；一句話說完，一個職業、其黑暗是不能參透的職業、底一切妄用，就是你們愜意的欲念及你們不可分離的屬性。重視你們底聲名，輕看人家底生命……

……以同樣的理由，人們決不會迷失那些由庸俗者那兒接受來遊觀念。……這還不止少年醫生，乃至最有見識的醫生，都像以前那樣，卑躬折節於老前輩之前，叫民衆懂得對於那在我是那般寶貴遊愚昧永遠都要敬重：最緊要的是把一切的性質都連合起來，並且如其能夠遊話，把一切的愚昧都連合起來，猶如卜洛得（Protéus）一樣，使用着變化無窮可以應一切需要。所以你們只要拒絕一切，不管是嚴重的、重要的、確定的、一切茫然，你們便可以看醫學底玫瑰樹在你們掌握中美麗地放起花來。這就是替你們禱祝的。”對於這，預座底醫生底回答是：Amen（但願如此）。

這個嚴厲的譏評，招致了拉·梅特利底毀敗。教士底隊伍遂由醫生底隊伍擴大起來，在仇讎中，前者與後者是一樣地熱心。他底書是在1746年被劊子手焚燒於公共場所之中的。而且他因隨時可以拘捕遊威脅，他很精明地決定辭了官職，逃避在貢得附近遊塞斯（Saz）地方。在那裏，被人誣告作間諜，他又不得不離開而在里邪得找尋避難之所。

緊握着他所寶貴遊見解，他在那裏成就了 Homme-Machine（『人——機器』）這部大胆的書，於1747年之末在里邪得底愛利陸撒克店中出版，沒有用著者底姓名，在里邪得底教會當中引起仇恨的暴風雨。

“弗烈得利第二在他底『頌詞』(Flogé)裏面說——這部著作，必然使那些爲人類進化之激進人們所不喜，激起里邪得底一切教士反對著者：加爾文派、天主教派、以及路得派在此時都忘了三位一體、一身的主宰、死人底彌撒、以及教皇永不衰落等等問題是把他們分裂起來的；他們完全聯絡起去虐待一個哲學家，這位哲學家尤其不幸的是生而爲法國人，在一個時代當這個專制國家正在爲他們底 Haut es-Puissances 而進行着一個幸福的戰爭。”

拉·梅特利，不管是好好地隱姓埋名，不管是對於對手玩一套狡詐的把戲去壓服他，覺得都不如在他底著作之前冠一篇對於哈勒 (Haller) 的獻詞。哈勒是他從來不曾認識而其明敏的見解和深刻的同情性是爲一切人所周知的。

這位哈勒，本來只要恥笑這種厚臉的玩笑就夠了，但他却認真起來盡量表現反抗和悲憤，而且給 Journal des Savants 底編輯與摩伯爾丟斯 (Maupertuis)，柏林學院底院長，各致一封信，聲明他與『人——機械』底著者決無任何共通之點，而且請求改正。Journal des Savants 登載了這封信，摩伯爾丟斯盡心安撫哈勒，使他知道拉·梅特利並不如他所想像那樣地可惡那樣地壞。他說：“他曾經寫作反對一切的人，可是或者爲了他底最殘暴的敵人服了務。他具

有差不多所有一切的社會的德行，他曾經寬恕了那最放肆的風俗。最後，他欺騙大眾是以與人家通常用以欺騙它遊正相反對遊方法。我知道凡我所向你說的是如何少有相信；可是這乃是於事之真實沒有貶損的：並且人們正開始在這裏放下信任了，相信他在此地爲一切懂得他遊人所愛。”

『人——機器』底出現乃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全歐底人都讀着它。凡是贊同拉·梅特利底見解遊人都沒有勇氣公開地宣布其內心所感受遊是甚麼；而他底仇人則有完全自由活動遊地盤；他們底侮辱和咒罵底殘暴簡直是無限的。可是在那些沒有偏見、沒有黨派、細心地讀過『人——機械』遊人，都情不自禁讚美，讚美拉·梅特利底智慧底透澈、文字底生動、應用於很困難的課題遊嚴密純理的方法、以及他用那經驗所得遊事實爲根據而成功遊每一肯定所顯示遊經常的留心。當他遇着一個許多哲學家都爲之失足遊辣手的問題，在旁人或者從肯定或否定的方向武斷地把它解決下來，而他却要對於與己見相反遊文獻承認其最大限度的蓋然性。例如落到上帝和靈魂不死的問題上面的，請看他如何解釋：

“這並不是說，我把至上者底‘存在’放在懷疑底刀俎上。我到想怎樣可以把最高度的可能性給與這個存在。但是這個存在沒有證明一種與別種的儀式底必要。所以這只是

理論上遊真理，在實踐上是毫無用的。而結局就成了這樣：正如可以說根據許多的經驗，宗教是不必以嚴密的誠實性為前提的。同樣的理由亦可以認為無神論是不必排除它底誠實性的。”(註八)後面，他又說：“機器全體、即動物全體，是到底完全死滅呢？抑或是在死後取一種別的形式呢？這最不好吧？因為我們對於它是甚麼也不知道的。不過，要斷言不死的機器是空想底產物或不適於道理遊存在，這又正如說毛虫見了同類底殘骸便覺得自己底種屬將要滅絕而溺在悲嘆裏打算着牠底命運遊推論一樣，簡直是一種糊塗的議論。這些虫們底靈魂(大約一虫有五分的靈魂)是不能理解那視野很狹的自然底轉化。即使牠們之中那怎樣長於智慧的，亦沒有一個想到牠自己會變成蝴蝶。我們人亦是這樣。我們既然不知道關於我們底起源，難道還知道過此而關於我們底命運遊事嗎？因此怎麼不會柔和地服從於無知呢，我們底幸福正就繫於這一點上面。”(註九)

一個嚴厲的批判可以找出許多大問題是在這本書內論究得有些概括的。不過須要指出拉·梅特利在『靈魂論』

(註八) L'Homme Machine

(註九) L'Homme Machine

(*Traité de l'âme*)裏面曾經建就他底意見之鞏固的基礎，他厭棄那紛爭的辯證法，使他底每個命題與自然或人類自然史底領域給他提出迥奇妙現象接近起來。並且，還有值得指出的，就是他底物質論，決不是在獨斷的形成之下顯現出來，獨斷的形式乃是無益的形式，他底物質論決不會超越慎重的主觀主義底界限。總而言之，以一個短促的時間如『人——機器』所占有的迥那樣能夠掀動如此其多的問題，並且以那一那樣明晰而斬截的方式論究了它們這樣的作家，實屬罕見。

這本書，照道理說起來應該是被人們細心地研究和檢察；但它却激起了一大羣反對著者迥仇人。他們之脅迫著者，其殘毒簡直使他有生命底危險。拉·梅特利費了很多辛苦才在黑夜隻身逃走，連甚麼生活之需都沒有。幸得一位友人里耶得底一個書商之助，他才得救而安全渡過荷蘭底境界。

弗烈得利第二，討厭神學家，對於神學家所仇視迥犧牲者都加以保護。他很熱心注意拉·梅特利底事件，而且決定召請他去。“哲學與不幸者底頭銜就儘值得給拉·梅特利在普魯士取得一個暫避之所與一個國王底接濟，後來他在 *Ele* *ég*裏這樣說。”此外，摩伯爾丟斯在其致哈勒信中說：“一個

原諒錯誤、器重才能、遊國王，願意認識他，命我寫信邀他來此地。我接着這個命令，事前並未預想得到。這已照辦了，而拉·梅特利不久就會到此地來。”他是1748年二月七日到達普魯士。

他任了國王侍讀之職，日夜在宮中都有進出之自由。弗烈得利很高興與他一道，他們彼此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看待。“這樣，他進他底家中猶如在一個朋友家中似的。他睡在靠椅上，天熱時，他摘下領子，解了上裝底扣子，把長袍脫下來丟在牀板上……一句說完，拉·梅特利一切行爲對於弗烈得利正如對於一個同學是一樣的”(註十)。他充滿了感恩之心說道：“假如追隨他與贊美他在我是同樣地容易，我願意我底感謝和熱忱很高興地習於祝慶這位‘北方底梭羅門’(Selomon du Nord)之德行！不過，這或者是太爲誇張我底微薄力氣了。因爲對於這樣一個國君，即當別的國君幸福建立於柔順地躺在情慾底擁抱中遊時候而他却只知那由於最光榮的人道和善美的英雄主義所產生遊幸福這樣的國君，在他底光榮之上我們能夠添加些甚麼……因此，我所

(註十) Dieudonné Thiébaud, Mes Souvenirs de Vingt ans de Séjour à Berlin. T.V.PF.4C4=5(IV^e édit.) Paris, 1826.

以自滿的，就是感覺到(在他這個王國之內對於師長和學者最誇獎的是甚麼!)、感覺到我們應把一切都歸功於他底強有力的天才，而在其許多別的人是屬於情分、屬於陰謀，以及屬於熱中者、婦女、嬖倖之人底一切惡劣行徑，在一個哲學家的國王之前，決不存在”。(註一一)

在這個幸福的遁身之所裏面，他是受普王底非常優待至於引起福祿特爾底嫉妬，因他到處而且任意何時都高興佔據第一地位。拉·梅特利既已免於困乏和虐待，後來就能對於他所喜遊題目自由地敘說。

在1748年，他於波提斯登 (Fotendam) 發表 l'Homme Plaute。在這部書內，他所展開遊見解是存在物之遞次的和繼續的連鎖和造化底見解。即使他那細節上的比較每每是無價值的，——既然他生長在一個胎生學與解剖學都還在搖籃時期時代，使他不能不那樣表現，——但它方面，他底一般的觀察却是具有驚人之正確性的。在其它觀念中，這就是這樣的觀念：一個人底智慧程度是受其需要之數目和變化底作用的。並且還有這個漂亮的思想：“外觀上像這樣醜惡的動物，其形狀不減少一個哲學家底自尊的，簡直沒有。如果偶然已把我們擺在階級底高處，想想吧，在那一切人（萊

(註一一) Discours sur le bonheur, in fine.

普尼茨派除外)底靈魂所在之腦中,並無或多或少的甚麼可使我們立刻投到下面去,切不要鄙視與我們同出一源的人類吧。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屬於次一級罷了,可是他們還是最安定最堅固的。”

對於他底道德觀念可以計數的三部書就是*l'Anti-Séneque ou Discours sur le bonheur* (1748), *le Système d'Épictète* (1750) 以及 *l'Art de Jouir* (1751)。

在『人——機器』裏,拉·梅特利提出一個特異地本源的和驚人的見解,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它曾以諸多變化的樣態重複出現。他說:“我們並不是根源上就生就去做學者的;而我們之成為學者或許是由於我們底構造官能之一種妄用,……自然創造我們一切都為的是幸福;是的,一切的東西,從爬行的昆蟲到高飛入雲遊鳥類。”都為的是幸福!這乃是這個唯一的見解統治着他對於人類行為遊一切思維。這就是那因所謂開明的社會強迫着負擔義務底重負而又不給他們供給個別的相等的酬報而感着苦痛遊人們多少同叫出來遊呼聲。習慣上遊道德家找不出充分強有力的辭句去責難和判處生活底快樂及一切助成其心花怒放遊東西。而我們底著者却能恰恰與他們相反。物理的作用給他當作心理現象之解釋底基礎,若當他是在找尋那就是存在底本身

遊我們底存在時，它們底作用還來得更大。這就是爲甚麼我們不得不承認身體機構的快樂乃是直接地給予我們遊快樂，是最使我們興奮遊快樂，同時又是使我們更爲健全遊快樂。一個滿足了的和幸福的人，就是一個溫柔而慈和的人，一個不快活及不幸的人，就是一個煩惱而多嫉妬的人。在他替個人要求沒有任何阻礙遊享樂之權遊熱忱中，他竟至於取消了良心底責譴，即對於不可挽救的行動底無用的苦惱的責譴。“他過重地加載着這些機器，不管它們配置得好而被牽引向善與置配得壞而傾向於惡，乃是同樣可憫，並且這些機器因而有着太多的法律底畏懼，法律之必然的網羅，早遲總會抓着它們的。如果我替它們鬆下這個生命底担子，它們將比較地不像那樣不幸而且也不至再受罰了”(Discours sur le bonheur)。

如果得出這樣一種結論，說拉·梅特利純粹地簡單地寬縱罪惡，那就會與他那些譏諷者陷入於同樣的大錯誤。他呢，那樣多的次數做着人類之惡毒底犧牲，應當與別人一般而更甚地懂得一個美行底價值。不過他是以一个有經驗遊醫生在談話，知道人性底病理學的執拗與衝動的決定論，他並不是以一个不瞭然這些遊道德家在談話：“我感覺到社會利益所要求遊一切。不過這無疑地要祝望那判斷的人只是

一些優等的醫生，只有他們能夠分辨犯罪者底無心之罪。如果理性是一個敗壞了適或震怒下適感官底奴隸，那末，理性又如何能統治感官呢？”（『人——機器』）這個既正確而又人道的觀念，並不會枉然地提出。幾多的大思想家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都曾經重行採用過，但可惜不曾能夠把它應用到法律裏面去。

除那些以絕對的及命令的方法去管理人類底行動適道德家底浮誇而外，他還攻擊一切消極的那樣地為宗教的道德所誇獎適德行，比方貧窮、災害、以及苦痛、底德行，寬恕自殺的行為。“因為由他自有的苦痛去保全自然，乃是侵犯了自然。”（Discours sur le bonheur）他却又不是那犧牲一切以求得幸福底黨羽；他承認哲學家如其不能避免時，就應該安於窮困，遭遇底不幸正就是德行容器與產婆。關於情神的快樂，他並不否認其存在，不過它們有時是得天獨厚的體格構成底恩賜，有時又是良好教育底成果底恩賜。至於那道德行為底規程，只不過是有約章底價值而已，既然它們是社會關係之自然底產物而且除了保障個人最大限度的安全而外，沒有其它目的。

拉·梅特利為更合人性適道德的這個辯白，為十八世紀最優越的思想家熱烈地採用。例如哥德（Goethe），他是最

反對物質論的，談到荷爾巴赫 (Holbach) 底『自然之體系』 (Système de la Nature)，他說它似乎具有“一個難於透過灰色，一個幽靈底死氣”。但哥德仍不禁地做了這個供認：說到他方才所批判過嚴厲而超絕的道德之一，“福祿特爾、休謨 (Hume)、拉·梅特利、赫爾維修 (Helvétius)、盧梭 (Rousseau)、以及所有他們底學派，與那嚴肅的有病的巴斯加爾 (Pascal) 及其黨徒，比較起來對於道德和“對於宗教，其為害還來得淺些。”

拉·梅特利是一位優越的醫生，在同時一幫人中是很難得的。正與對於其他的許多人一樣，他竟趕到去救法國駐柏林公使米洛爾·留哥勒爾 (Milord Tyroconnelle) 底生命。在病愈之後，他設席請拉·梅特利晚餐。他疏忽了過於多吃了一種變壞了肉餅，因而感着消化不良的病，在幾天重病之後，遂於1751年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輕信之徒，自然利用這個機會去重複他們對於斯賓諾莎 (Spinoza) 之死而架造成功過愚蠢的故事。他們說，拉·梅特利乃是無神論者，並曾拒絕教會底拯救，定會死於最可怕的失望和痛苦底蹂躪之下。可是，他却全不是這樣的。拉·梅特利是以哲學家底樣子死去的，安靜而且勇敢地忍受他底苦痛，按照他從前已經說過過良善思想：“因死底接近而戰慄，就好像那些

害怕精靈遊孩子。死灰色的幽魂只要高興時都可來叩我底門，我決不會害怕。在多數勇敢的人都失去其勇氣遊當兒(註一)只有哲學家是勇敢的”。對於這個問題遊證明，是已成定式而為數甚多的。我們高興舉出福祿特爾底證明來。他是不喜歡拉·梅特利，而且不同意於其見解的。在他於十一月十四日致得尼士夫人 (M^{me} Denis) 遊信件中，他亦說到這個可悲的事變。“我還在驚詫之中。米洛爾·留哥勒爾派人去請拉·梅特利來聽他為他治病或為他開心。國王為放走了他底侍讀，使他放開笑顏而與他一個游玩的侍讀，頗有依戀之苦。拉·梅特利動身了，正在留哥勒爾夫人就席遊時候到了他底病人家裏；他吃着、喝着、說着，並比同席吃飯遊任何人都發笑得多；當他已經吃得很多時，人家傳上一般鷹肉底改造成雉肉遊肉餅，充滿以壞的肥肉，雜以豬肉和生薑底雜碎；我們底人把這肉餅全部吃了，就在次日早晨死於米洛爾·留哥勒爾家中，有兩個他不大看得起遊醫生陪着。請看**在好吃的歷史內畫出了遊一個大時代。**

“要想知道他是**以一個醫生死去的、抑或是以一個基督教徒死去的**，到現在還是一個大爭點。事實是他請求留哥勒

(註一) système d'Épicure LII.

爾公爵使人把他葬在他底園子裏。尊重他底遺囑 甚麼禮節都未被許可。他底屍身……並不顧他甘心與否地被載到天主教堂去，他是十分驚訝到那裏去的。”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於致同一人遊信函內說道：

“這乃是人中之最瘋狂者，亦是人中之最忠厚者。國王對於他底死去遊方式所做遊通知，是很恰當的，如果他已經經過一切天主教的形式，如果他在那裏有些甚麼建樹；最後，這是十分明白的，這位好吃的人是作為哲學家而死去的。國王曾對我說——“對於他底靈魂遊安息，我是很舒適的，我們大家笑着，他也笑的。””

拉·梅特利一生特別不幸的事，就是他不但被那些敵人所仇視、所虐待，而且被那與他具有一樣見解、為同一目的而戰鬥、遊人們所拋棄和不公地待遇。福祿特爾、摩伯爾丟斯、等德諾 (Didrot)、荷爾巴赫伯爵、格利曼 (Grimm) 赫爾維修、都宣傳着與他同一本質底思想。可是他們感覺得要轉移對於他們自己遊打擊，最好是激怒『人——機器』底著者，重重地加以侮辱。誠然，在他那些同時一輩的人們當中，有些比他更有天才，比他底成就更大，可是沒有那個能夠像他有那樣公然地堅持其信念遊勇氣。他雖不是以其威嚴的系統的建樹震驚和感動多代底思想家那種天才之一，

但在那謹守經驗給他們劃定邊界限以內邊探討者底系列中他却佔據了光榮的地位。如像現在人們常說的，這乃是成色最好的科學主義者。最初以一確切方法談到腦筋底範圍，開諾賓勒(Robinet)底主張每個特別物質都能有感覺邊原理底先導，以堅固的理由駁斥極限主義(Finalisme)並有一個動物的易怒性底非常重要，這些都是他底功績。把道德與心理學很有力地改造成經驗的和自動的科學，清除道路上那些宣稱一切都要服從他們底檢察和權勢邊擋路邊人羣，這仍然是他。“神學家判哲學家！何等地可憐！這簡直是想要返於異端和野蠻。反之，套上這些痛惡的獸吧，給牠留下很少的權力吧(牠們已經僭奪得夠數了)，這就是便利於文學底進步和使國家繁盛邊方法。愚昧是從鄙視它們開始而從破壞它們終場的。”(Discours sur le bonheur)。

他那些本源的、奇特的、而且是不受於經院派的牆壁所拘囚邊觀念，感動了一切思想家。它們底影響，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到處都顯然可見，特別是在喬治·勒洛(Georges Leroy)和加巴尼(Cabanis)底著作裏面。

Maurice Solovine

法國出版者底自白

我居然敢於將自己底名字列在這種大胆無敵的書上，這或者會使大家吃一驚吧。假如我相信不過宗教在為打倒它而成就的一切企圖是絕對安全的，或者假如我相信得過我依從良心底原則拒絕了遊東西其它的出版者就絕對不敢接受，的確我是不會做這件事的。我知道精明謹慎的人總願意人們對於意志薄弱的人不要給以一個被誘惑的機會。然而即使有一種意志怎樣薄弱過人，但只要讀了這書以後便可以馬上發見是沒有一點值得為這種人可怕的。那末為

甚麼抹殺一個反抗神與宗教底思想的議論一定要那樣地小心那樣地胆怯呢？這不使民衆相信以爲在欺騙他們嗎？民衆只要一發生了懷疑就別離了信念，因而也就別離了宗教！既然以爲無宗教之人似乎可怕，那末要使他們永不混同起來又應當用甚麼手段和希望呢？假如只是禁止他們使用其理性、只滿足於彈劾他們底言動，而且不當他們底言動與他們底思考法值不值得同樣的檢查都隨便信口地加以攻擊，那如何能引導他們走入正軌呢？

這種行爲，只有使無信仰之徒得着勝利的。他們嘲笑我們底無知所認爲的宗教之不能與哲學相調和。他們所在壟壑之中唱着勝利的歌，而我們底攻擊法却要使他們相信是不可克服的。假如宗教是不勝利的話，那末其罪就在於辯護着宗教過惡劣的著作者們。我希望明敏的著作家們能夠執着筆、充分武裝起來、跑上前線去。那末神學對於這種弱敵便可以得着不費吹噓之力過勝利。我把這個無神論之徒與那想抓天過巨人比較。他們常常會有同樣的命運。

爲了預先除去一切的不安，把以上過話附在這本小著底卷頭，我相信是很適當的。在自己印刷出來過東西上加以論駁，這並非我底任務。同樣的，關於在這本書中可以見出過議論，我也沒有表白我底意見底必要。明白的人總容易知

道，這不過是那企圖說明魂靈與內體底結合每一次必然現出過困難又在此處現出而已。即使著者所引出過結論很危險，但我希望大家記着這不過是一個爲了基礎過假說。除了粉碎這種結論以外還有甚麼其它的必要嗎？如果那假定我所不信過事情是可能的話，那末即使傾覆這些結論非常困難，未必使自己底力量發出光輝過絕好機會還只是堆集於這點上面嗎？不危險的勝利，就是無光榮過凱旋。

著者是我一向所不知道過人。本書是由柏林寄給我的。同時只要求我寄六本書於亞爾讓斯候爵(M. le Marquis d'Argens) 底地址。的確，這是保守匿名再好沒有過方法。我深信就是這個地址也不過是開玩笑的。

獻給哈勒先生(M. Haller)

哥庭根 (Goettingue) 底醫學教授(註一)

這並不是一個「獻辭」 你已是遠遠超出於我所能夠

(註一)哈勒 (Albrecht von Haller), 一七〇八年十月十六日生於柏林, 於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死於柏林。他是波耳哈維 (Boerhaave) 底學生, 自一七三八年到一七五三年在哥庭根教授植物學、解剖學、外科術。他大規模地應用動物解剖, 對於比較解剖學有很多的進步, 於物理學也做出了可觀的發見; 尤其使他成名的,

呈獻於你這一切頌揚上的。如果是一個學院底演說，那我總是不會想着如此無用、如此乾枯無味過事體的。這並不是爲了再行闡揚一個古舊的陳腐的題目而爲我所採用過新的方法之暴露。你對他至少會發見這個功績；並且你還可以判斷你底學生和你底朋友是否好好地完盡其業務。這就是我所具有而用以著成想要談到過這部著作過愉快，我所捧呈於你的，乃是我自身，並非我底書，意在用以表明研究底無上逸趣之本性。這樣就是這個「講話」底主旨。爲補償想像底貧乏、沒有甚麼東西可說、而採用一個從來不曾有過過原著、這樣的作家，我或許不是第一個。那末亞波洛(Apollo)底雙生子、瑞士的碩學、近代佛拉加斯得諾(Fracastro) (註二)

就是惡性和惡性底理論。這些，據他底意見，乃是生活着的物質底特徵性格，不得與物理的力混爲一談過東西。還當特別舉出的就是他底關於血管道體系和喉音器管底生理學的探討。這些是包含於他底根本作品名爲‘Elementa physiologiae corporis humani (1757)’裏面的。

(註二)佛拉加斯得諾 (Girolamo Fracastro) 於一四八三年生於維洛倫 (Verone)，於一五五三年八月八日死於維洛倫附近之迦非 (Cafi)。他是一個醫生、物理學者、天文學者並且是詩人。他以‘Syphilis seu morbus gallicus’ (1530) 聞名於世。在那裏面，他以最美妙

啊！你是同時知道、認識和測量自然之一切而且是知道感觸和解釋自然遊人，你是醫學大家同時又是最偉大的詩人，請你告訴我吧，請你賜教由於甚麼魔力底研究能夠把時間變成瞬間；甚麼是如此與庸俗的愉快相異遊這些精神愉快之本性……。可是，你底美麗的詩篇之誦讀，太使我深受其感，使我對於它給我遊東西得着無可言喻的啓發。在這個觀點之下而被觀察遊人，並不是與我底命題毫無關係的。

感覺底愉快，不管它是如何可愛和可貴，不管一個法蘭西的少年醫生底委婉而又感激之筆所給它遊讚賞如何，不過只有唯一的享受，而且這享受就是它底坟墓。如果愉快不至於一逝不返地把它殺了，那就得使它有某種準備復蘇遊時間。精神底快感之泉源是何等地不同！人越是接近於真理，便越是覺得真理之美。不僅是享受增加了需求，而且只要在尋求享受之際，也就是在享受了。人是長久地而又是比電光底速力還快地享受。如果精神底愉快優越於感官底愉快，而感官底愉快又優越於肉體底愉快，這也須得驚異嗎？

詩詞敘述這個可怕的病症所致遊慘害，他底 'De contagionibus et contagiosis morbis et eorum curatione (1546)' 為傳染病學劃了一個新紀元。最使人感興味切，是他關於地醫發掘之物遊觀念完全適合於現代古生物學底探究。

精神豈不是感官底班頭卽所謂一切感覺底集合所嗎？一切感覺豈不是像由一放射中心放出過光線一樣全都達到於精神嗎？那末，我們就用不着再以甚麼不能鎮壓的魔法去找尋一個爲真理之愛所煽動遊心突然被運入於一個更美的世界、而在那裏面領略那只有神仙才配受用過愉快。自然底一切當中，對於我亦對於你，親愛的哈勒，其最強的就是哲學底魔力。還有甚麼比由理性和叡智導入於哲學之殿堂更美的光榮！還有甚麼比使一切頭腦服從的更爲可誇過勝利！

我們且進而究論庸俗的靈魂所不認識遊這些愉快底一切對象吧。有甚麼美、甚麼廣延、它們不曾具有呢？時間、空間、無限、陸地、海洋、大空、一切要素、一切科學、一切藝術、通通歸入於這種愉快之內。在世界太狹隘的境界之內，這愉快想像出幾百萬的世界來。整個自然就是它底糧食，而想像就是它底凱歌。我們且稍爲詳縷地看看。

使認識者領略娛樂之快感的，有時是詩或圖畫，有時又是音樂或建築、唱歌、跳舞。請看在阿伯哈 (*Opera*) 底座位中邁德爾巴 (*Delbar*) '畢隆 (*Piron*) 之妻'、那與勒伯爾 (*Reuil*) 共其奏節、與伊弗惹尼 "*rhiquie*" 共感而與羅蘭 (*Roiland*) 共其憤慨、等等過紅一陣又白一陣的臉吧管絃樂。 (*Orchestre*)

與一切印象，好像在銀幕之上經過似地經過於她底臉上。她底眼睛、柔和起來、狂喜、或以一戰士底勇氣武裝起來。人家還把她看成瘋子。其實她全然不是的，除非說她有感覺快樂之狂。她不過是被那我所不覺避千百種的美所滲透而已。

福祿特爾 (Voltaire) 對於他底悲劇墨洛蒲 (Merope) 不能禁止爲之下淚。你已讀過他底作品，他却不幸，沒有能夠讀你的。在誰個底手中、誰個底記憶中、沒有他底作品呢？有誰個充分冷酷的心能夠不被其感動呢？一切這些趣味：如何能夠不自相傳達呢？

我很高興在過去一些日子讀到里加爾特孫 (Richardson (註三))底序文時所見到過一個大畫家，談及繪畫時，有甚麼讚美完全都給予它？他崇拜他的底藝術，把它尊奉在一切之上，他幾乎懷疑人若不是畫家便不能幸福。他是多麼以其職業而陶醉呀！

(註三)弱拉丹、里加爾特孫 (Jonathon Richardson)，著名的畫家，一六六五年生於倫敦，一七四五年五月一十八日死於布隆斯堡 (Bloomsbury)，他以波伯、布里爾 (Prier)、斯笛爾 (Steel)、牛頓 (Newton)、彌敦 (Milton)、皮畫像，以及 Essay Pointing (1715) 與 An essay on the whole Art of Criticism in Relation to Painting (1719) 等著作馳名。

當斯加里惹 (Scaliger)或瑪列布南什 (Malebranche)神甫在讀某些希臘的、英國的、法國的、悲劇詩底美麗的臺詞或某些哲學著作時，誰又不覺得有同樣的感動呢？達西爾 (Dacier) 夫人從不依賴其丈夫所許的而能自己找着百倍之多的東西。如果人感受一種翻譯或闡揚他人思想遊熱忱，那為甚麼是他自己所想的呢？自然底興趣和真實底追求所產生出來遊觀念之生殖和降生又是甚麼呢？怎樣描畫意志底或記憶底這種行為呢？這種行為，就是靈魂所依之而再把自己產生出來，並連結一種觀念於它一類似的印象之上，以便由它們底相似並它們底聯合而產生出第三者來的根據，因為這是請你讚賞自然底生產的原故。這樣就是它底一致性，即為生產所差不多以一切同樣的方式而成就遊一致。

調節不良遊感官底快樂，只要悉數喪失其敏活性，也就再不成其為快樂了。精神底快樂，在某些點上與它們有些相似。為要使其尖銳化起見，須得把它們暫時休止。最後，研究與戀愛相似，有其消魂狀態：如果我可以說出來遊話，那末，這就是精神底止動病 (catalepsie) 或不動狀態。精神被那固定它和使它顛倒的對象如此地陶醉，至使它似乎是由於抽象作用而與其自己的身體並與包圍着它遊一切脫離起來，

整個地隨附於其所追跡遊東西。他感覺之極，至於一點也不能感覺甚麼。這樣就是在追求和找尋真理時，人所領略過快樂。請你由亞幾默德 (Archimède) 底醉心狀態判斷它底魔力之強吧；你知道他是不管把生命都送在那裏面去了的。

其他的人總是投入於人羣之內。至於明哲的人則爲了不要認出自己，或甯可說爲了不要憎惡自己，便避開廣大人羣而找尋孤獨。爲甚麼他只高興與自己一起或與其同道者一起呢？這就是他底靈魂乃是一面忠實的鏡子，在它裏面，他底正當的自尊心端詳自己發見其興趣。有德行遊人，是一點也不害怕認識自己的，如果這不是自愛之沉醉的危險遊話。

如果一個人從大空底高處俯瞰下界，在他底眼目下，一切別人底偉^者大部消失了，最莊麗的王宮變成渺小陋室、最多數的軍隊好像一羣螞蟻爲一粒穀物而以可笑的憤怒互相交鬥着——在明哲如你之前，事物之表現就是這樣。當人們大家混混嚷嚷於大地之上，無謂的自相衝突，的確沒有任何人是感到滿足的，明哲的人就晒笑着人們底枉然的活動。

波伯 (PoPe) 在其『人論』裏面是如何以一個卓絕的方式而開始的啊！在他底前面，偉人與國王乃是渺乎其小的。啊，你呀，既非我師，亦非我友，你從自然方面所接受過天才底力量與他同樣，這種爲你曾經爲你濫用過過力量，沒有出

息，不值得在科學之內顯露頭角；你會像這個大詩人那樣、教我去嘲笑人，或甯可說悲憫那些嚴厲地占據着國君之位遊戲弄和玩意兒。我底幸福當歸功於你，不然，就是全世界底征服，比之一個哲學家在其研究室中、爲一些靜默的而能向他說出他需要聽過一切過朋友所包圍時所領略過快樂還不相當。但願上帝不剝奪我底衣食之需和健康。這是我向他祈求過一切 有了健康，我底無厭倦過心便會愛惜生命。有了衣食之需，我底滿足的精神就可以永遠培養叡智。

是的，研究乃是一切年齡、一切地方、一切季節和一切時間底快樂。西雪諾(Cicéron)對於誰不會給予做出這種幸福的經驗之羨望呢？青年時代底娛樂，乃是和緩其狂烈熱情過東西，爲要充分領略它底滋味，有時我不得不講求戀愛。戀愛之於明哲的人，是沒有甚麼使人害怕的：他懂得聯合一切並使一切互相得着價值。蒙蔽他底悟性過雲翳，決不使他成爲怠惰者，而只教他如何趕散它們消散過手段。真的，太陽還沒有這樣快地趕散大氣之中過雲翳。

在老年時代，即冰閉的時代，此時再不宜於受予其它的快樂，那還有比讀書和冥想更大的快樂！眼見天天在自己的目前並以自己的手生長形成可以使來世乃至同代底人受其影響過著作，這是何等地快樂！有一天，一位虛榮心開始使

他感覺成爲作家之快樂遊人向我說：我願意以往來於自己家裏及印刷人家裏這樣地過活我底一生。他豈錯了嗎？當被人喝采稱贊過時候，那個慈愛的母親有比產生一個可愛的孩子更爲見愛於人呢？

爲甚麼如此誇張研究底幸福？這是一種幸福，決不帶來其它幸福底嫌惡與不安之情過幸福，誰不知道呢？這是一個無盡藏過寶庫、猛烈的煩悶之最可靠的消毒劑，它同我們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一句說完任便何處都隨着我們，這又誰不知道呢？打斷其一切成見之鎖鍊遊人，幸福呵！只有這種人才能以其純真的性質領略這種快樂嗎？只有這種人才能享用精神底這種安靜、強盛而無野心過靈魂之完美的滿足。這即使不是幸福底自身，也算是幸福之父。

我們姑且停止散花於這些偉大人物，米勒甫 (Minerve) 如你一樣，曾經加以長春藤之冠過偉大人物之足蹟吧。這裏，是佛洛爾 (Flore) 邀請你同林耐 (Linnoeus)，取一新的小道攀登於冰閉過阿爾卑斯峯，在那裏去眺覽那另一雪山之下過、由自然之手所植過、花園：這個花園乃是從前瑞典底有名教授底領地。你從那裏下降在這些平原之內，這些平原的花正等待他來整理，直到是時，它們似乎是已有秩序了一樣。

在那裏我看見摩柏爾丟斯(Maupertuis)底姿態，是法蘭西民族之光榮，亦是其它民族所共享過光榮。他從最偉大的國王、他底朋友底席上出來。他到何處去呢？到「自然」底會議出席去，那兒牛頓(Newton)正等着他。

關於化學者、幾何學者、物理學者、機械學者、解剖學者等等，我將如何說法呢？解剖學者之檢查死人差不多亦如給死者以生命有同樣的快樂。

可是，一切要讓步於療治之偉大的技術。醫生就是有功於其祖國逾唯一的哲學家，人家已先我而這樣說過。他在生命底狂波怒濤之中就像黑乃納(Hélène)底兄弟一樣。甚麼魔術，甚麼魔力啊！只要一見他底面便鎮定了血液，使震動着逾靈魂和平起來，而且給不幸者底心中產生甜蜜的希望。他如像天文學家之預言日月蝕一樣而預斷生死。每個人都有其燭照自己逾光炬。可是如果精神有了發見領導自己逾規則之欣喜，這是何等的勝利！——你常常成就着幸福的經驗，——當事變確證了這種大胆的時候，那又是何等的勝利！

所以科學底第一有用性，就是培養它們，這已經是一個真實而牢固的幸福了。對於研究有興趣逾人，是幸福的啊！而藉着研究把自己底精神幻想虛榮心藉着從和解中解放了出來逾人，是更加為幸福。渴望的目的，你還在一個鼎盛之

年就被叡智之手把你引去到達了。至於如此其多的術學者，在半世紀底耗費與工作之後，在偏見和時間同樣的重負之下，背都駝了，似乎萬事都已學過了，只是思政除外。思政真是稀有的學問，尤其是在博學者中更為稀有。但它至少必得是其它一切學問之果實。我自小以來所勤奮從事的就是這唯一的學問。先生，請你判斷我是否有了成功。我底友誼底酬答就是永遠寶貴你底高誼。

人—機器

Est-ce là ce Rayon de l'Essence Suprême,

Que l'on nous peint si lumineux?

Est-ce là cet Esprit survivant à nous-même?

Il naît avec nos sens, croît, s'affaiblit comme eux:

Hélas! il périra de même.

Voltaire.

(這可就是至上本質之光——

有人給我們描寫得如此輝煌?)

這可就是那樣的精神留存於我們底現身以上?

它隨我們底感官降生、成長, 衰退也同它們一樣:

可歎惜啊! 它還一樣不免於死亡。

——福祿特爾)

只是研究自然和真理，對於一位明哲的人是不夠的。他還必得為那些想思考而且又可能思考過少數人負着大膽地把它敘述出來並義務。因為對於其他那些甘願作偏見之奴隸過人們，却正如蛙之不能飛翔一樣，他們是沒有達到真理之可能的。

關於人底靈魂並哲學體系，可以歸結成爲兩種：第一種而且是最古老的一種，就是物質論底體系；第二種便是觀念論底體系。

那些主張物質是能夠具有思考能力而形而上學者們，並不會污辱過他們底理性。爲什麼呢？因爲這對於他們有一點便益（在這個場合，這的確有便益），即是說，有把他們底思想很拙劣地表現出來適便益。實際上，如果不另外從物質底自身去觀察物質而只是問物質能否思考，那就正等於去問物質能否記時刻一樣。本來在前就可以看出我們將要避開適這個暗礁，洛克（Locke）却不幸已經觸上了。

萊普尼茨派（Leibnizians）底學徒們，曾經以他們底「單元」（Monades）建立了一個不可理解的假說。他們，與其說是把靈魂物質化，到不如說是把物質精神化了。我們怎能給那連本質都絕對爲我們所不認識適存在下一定義呢？

笛卡兒（Descartes）及其一切學徒們，（許久以來迎瑪列布南什主義者（Malebranchistes）也算在內的）亦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承認在人類中間有兩種判然不同的實體，好像他們曾經親眼看見過、計算過適樣子。

有些最明哲的人曾經說過：靈魂只有依賴信仰之光才能把自己認識出來，而且他們還相信以理性的存在底資格能夠保留檢查「精神」這個字在聖書上是代表什麼意義適權利。聖書上在說到人類的靈魂時使用這個字。還有，假使

在他們底探究當中，他們在這一點上與神學者不一致，那末那些神學者們在其它各點上，相互之闕又能進一步地一致起來嗎？

他們所考察過一切結果，可以用幾句話來概括如下：

所謂上帝這個東西，如果要說有過話，那末，他便是自然界底創造者，同時也就是天啓底創造者。上帝爲了說明一面就把另一面給與我們，甚至爲了調和這兩者就給與我們以理性。

不信任從有生物體之中汲取得來過知識，這就是把自然與天啓看成互相衝突過兩個相反的東西；因而這就是敢於支持這個謬見：上帝在其創造物內自行矛盾，並欺騙我們。

因此，所謂天啓這個東西，如果是有過話，那末它便不能與自然相反，而且它只有依着自然才能發見福音書底許多話底意義，只有經驗才是福音書底真實解釋。實際上，其他的注解者們，到了今天，還不會作點除了使真實混沌以外過事情。我們就以『自然之奇觀』(le Spectac de la Nature)底著者來判斷這個吧。著者說：(關於洛克過問題)“那貶抑靈魂至於到相信我們底靈魂是用泥土做成的過一類人，居然敢於以理性作爲信仰底神祕底裁判官、至高的審判者，確

是可驚的事。因為，——著者又說，——如果願意依從理性過話，那末還能從基督教義中找出如何值得驚嘆的觀念嗎？”

像這樣的考察，一點也不能使關於信仰過什麼達於明晰，它們不過對於那些自信能夠解釋各種聖書過人們底方法，作了一個毫不足取的駁論，但爲了評擊這樣的東西而耗費許多工夫，在我幾乎覺得有些恥辱。

第一，理性底優越性，並不是依屬於一個內容空虛的大字 'immaterialite'（「非物質性」），而是依屬於它底力量、它底淵博性或明澈性。這樣，一個「泥土做的靈魂」，好像一瞥就可發見那難於捉摸的無限思想底關係及聯繫過「泥土做的靈魂」，比那用最貴重的原素做成了過糊塗無用的靈魂，很顯明地是要高超些。一個哲學家是不應該與普甯勒（Pline）一樣，只要一提到我們底起源之卑微就紅臉的。惟其是認爲卑微的東西在此處才是最貴重的東西，而且自然似乎還對於這件東西已經用過最善最美的巧妙技能。不管怎樣，人即使從外表看去是由最卑微的泉源出來，但他依然是所有生物之中最完備的東西；他底靈魂底起源不管是什麼，只要它是純真的、高貴的、卓越的、就是很好的靈魂，而且被賦與了這樣靈魂過任何人都值得尊敬

的。

普呂什 (Pluche) (註一)底第二推理法，就在他自己底學說中亦覺得有許多缺陷。尤其是他底學說有點類於狂信。因為如果我們有了關於信仰適某種概念而那又是反對明晰至極的原理、不容異議的真理的，那末爲了天啓與其創造者底名譽起見，便不得不相信這個概念是錯誤的，而我們自然對於福音書上所說過話底意義，也就毫末認識。

這兩者當中總有一個：天啓亦如自然完全是錯覺呢？抑或只有經驗才能給信仰以理性呢？可是，有什麼比我們創造者更爲滑稽絕頂呢？我好像聽着一位柏利巴德蒂派 (Peripatéticien) 說過：“我們不能相信托利色里 (Torricelli)

(註二)底經驗。假使我們相信它，驅逐着空虛底恐怖，那末我們就會有怎樣可驚的哲學嗎？”

上面已經顯示了普呂什底推論是怎樣多的缺陷(A)。這便足以證明：第一、假使天啓這個東西是有過話，那末這

(註一) L'abbé Pluche, 生存於1688到1781之間，主要是以「自然之奇觀」(le Spectacle de la Nature)或 Entretiens sur l'Histoire naturelle et les Sciences, 17.2年間出版著作見知於人。他在這部書內論究物理學、自然科學以及機械技術，經常努力證明自然底表現就是給「造物主」(Créateur) 所觀察及仁慈以證明。

天啓單靠教會底權威而無一點理性底檢討就不能充分證明那是恰像畏懼天啓者所誇稱那樣的。第二，對於那些遵循我所開闢過道路而用各人汲取於自然過光明以解釋超自然的、不可思議的、關於信仰過諸事物過人們，使其方法得以避免一切攻擊。

這樣，只有經驗和觀察在這個場合才是能夠引導我們過東西。所謂經驗與觀察，總是無數地存在於同時兼為哲學者的醫生底備忘錄中，而不存在於不是醫生的哲學者之中。只有醫生才已遍歷而且瞭然人間之迷宮。只有他們才把那些在我們眼下露出如此之多的神妙之隱伏的彈機，揭穿出來。只有他們才把我們底靈魂靜靜地加以觀察，千番百次地抓住，不管是在卑下的狀態中或偉大的狀態中都能夠抓住。

(註二) Evangelista Torricelli, 意大利底大物理學者及幾何學者，1608年十月十五日生於 Faenza，於1647年十月二十五日死於 Florence。他在 Castelli 手下學習算數，在1641年到 Florence去追隨 Galilee，自此以後，他就接連着成為對於他教數學及物理學教授，他發明了風雨表，發見由薄壁穿過之出口之液體底流動定律。他此外還改良了顯微鏡和眼鏡。他底著作就是 *Trattato del moto* (約在1641) 及 *Opera geometrica* (1644)。

(A) 他顯然是從無證明之醜辯得來。

而且無論在那種情況中，都對於它沒有過什麼輕蔑或讚美之念。再說一遍吧：在這個場合，有發言權的，只是物理學者。其他的人，尤其是神學者們，會要向着我們說些什麼呢？神學者們嗎？關於還未走入認識圈內的事物，就聽着他們無恥地判斷起來，豈不大為可笑嗎？這些事物，到完全被他們底曖昧的研究轉入傍道去了，而這種曖昧的研究就是引他們到千百種偏見裏去的；一句話說完，就是引他們到狂信底道路上去的。狂信，只有更見增加他們對於人體底構造之無知。

可是，儘管我們選得一個最好的嚮導，然在這個途程上仍會遇着很多的荆棘和障害的。

人是這樣複雜的機器。首先就想構成一個明確的觀念是不可能的，因而要給它下一個定義也是不可能的。一切最偉大的哲學者們先驗地、即所謂想借精神底羽翼之力所作過過一切研究之所以都成徒勞，就是爲了這個緣故。這樣，我並不是說只要依着後天地、即所謂通過人體底各種器官去找尋靈魂底姿態，就可以明確地發見人底本質，但關於這點，總能達到可能範圍之最高度的蓋然性。

因此，我們就拿着經驗這根手杖吧。我們就從這裏把那些哲學家們一切空洞的意見底歷史拋開吧。已成了盲人而

還想不用這根手杖，那便是盲目底絕頂了。一個近代的人曾經這樣說過：所以不利用第二個原因如像第一個原因那樣的，不過是爲了一種虛榮心。這話完全是對的。我們即以許多完成了過無用已極的事情來說，自然我們可以讚嘆而且必須讚嘆一切出色的天才們，如笛卡兒、瑪列布南什、萊普尼茨、吳爾夫 (Wolf) 等等；但一般地說來，大家又能在他們那深遠的冥想中與一切著作中得着什麼收穫呢？因而我們所要開始的和要注意的，並不是人們已經思考過的事情，而是爲了人生底安樂所不能不思考過事情。

只要體質不同，因而精神也就不同，性格和品格自然也就不同了。就連加里陽 (Galien) 也知道這個真理，而且正如『靈魂史』著者所說，並不是伊波克拉特 (Hippocrate)，而是笛卡兒才把這個真理推進一步以至於說只有醫學才能使精神與品性隨着身體一同變化。因爲每個人底黑胆汁、胆汁、粘液、血液等這些液體底本性、多寡和多種多樣的組合，就造成了不同的人，這是一個事實。

一個人在生病過時候，往往入於失常的狀態之中；有時他底靈魂消失到連自己自身底標記都一點也不能察覺，有時他底靈魂又被激怒所驅變成了第二重人。並且，有些愚蠢的人，到了病一好了過時候，他底愚昧性便馬上消失而突然

變成一個富於機智過人。反之，有些無可比擬的漂亮的天才，突然又變成蠢物而完全失掉了以前的面目；過去付了很大的代價、用了很大的勞苦所獲得的智識，完全成了昨日底幻想。

一個中了風病過人，他會向人尋問：我底足是在這床上嗎？一個切斷了手腕過兵士，他會以為他底手腕依然存在。過去的感覺底記憶及自己底靈魂連結着那個感覺過場所底記憶，便造成這個兵士底錯覺而發生一種精神錯亂。為要使其想出那一件時，為要使其感到那一切的運動，只要一說他所缺了的那一部分事便夠了；不過做這件事是要帶着非言語所能形容過想像底不快之感。

有些人當着他知道他將要死亡過時候，便如小孩一般

(註三) Catus Julius, 出身名門過羅馬人，生活於 Caligula 治下。他被 Caligula 處以死刑，以可稱的勇氣忍受刑罰。Sénèque, 在他底論文 *De tranquillitate animi* 內以頌揚之詞記述他底英勇的強毅性。他或許曾經對他底朋友允許過，如果他知道死後的靈魂形態或某種事物，他會來使他們也得得知。

(註四) Pètrone (Petronius Arbitr); *Satyricon* 底很知名的臘丁作家；生活於 Claude 和 Néron 治下。為 Néron 底命令被捕於 Cumès, 自割靜脈而死。

地哭泣，有些人却反而談笑自如。對於加呂斯·鳩里猶斯 (Canus Julius) (註三) 色列加 (Sénégue)、伯特洛涅夫 (Pétroniv)，(註四) 爲了要使他們那種大胆無敵的態度變成卑怯柔懦的態度，究竟應該怎樣辦呢？只要把脾臟一閉塞，肝臟一閉塞，靜脈瓣一障礙就得了。其理由在於想像力是隨着內臟而閉塞的，只要內臟一閉塞，於是痰癲症、憂鬱症種種疾病底一切奇怪現象也就隨着發生出來了。

有些人想像自己會變形爲雄雞、吸血鬼與那扮成豺狼夜出嚇人過巫師，有些人相信死人會吸他們底血，這些事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呢？有些人以爲鼻子與其它各部分是用玻璃做出來的，這些事我們又應該如何處置呢？對於他們，最好是使他們深怕破壞而勸其睡在藁席上面，同時爲要他們再見平常的動作與真的肉體，便在藁席上點起火來，使他們感到被燒死過恐怖。惡怖有時是使麻痺症馬上全愈的。現在我們再稍稍舉一點人所共知過事情來說。

關於睡眠底結果那些細小的事情，我們不必舉出很多吧，只請看那疲憊到了極點過兵士！他是被包圍在幾百尊大砲底轟聲中打鼾呢！他底靈魂連什麼也未聽得。他底睡眠，是一個完全的麻痺狀態。即使榴彈將要粉碎他，恐怕他所感到的還不及在他足下過一條蟲兒。

另一方面，我們再舉出一個爲了嫉妬、憎惡、慳吝乃至野心所吞沒，連一點休息不能看得見過人來說。即使是最靜的場所，最清涼、最解渴煩過飲料，但對於那還未把他底心從熱情底地獄中解放出來過人，是完全沒有什麼效用的。

靈魂與肉體，是一齊睡眠的。隨着血液運行底安定，而平和與靜穩底溫和的情感就擴張於整個的機體。只要靈魂與眼臉一齊感覺到懶洋洋地重壓下來，同時也與神經一齊向下沉落，於是靈魂就會逐漸地與軀體底筋肉一齊入於麻痺狀態。這時，筋肉再也不能支持頭部底重量，而頭部亦再也不能勝任思考底負擔。頭部只要一入於睡眠狀態，就恰恰等於不存在了。

血液底循環過於迅速呢？靈魂便不能夠睡眠。靈魂太興奮了呢？血液便不能夠安定。耳中所聞過聲音，在血管之中迴旋；而在血管之中迴旋的聲音，又達到耳內，這便是不能夠安眠過相互的兩個原因。在夢中，只要胆子經過一度破碎，那心臟棒震底速度就加倍地增長而奪去了我們必要的休息乃至休息底愉快。這恰與那很強烈的痛苦或緊急的慾望所做的是一樣。最後，假使靈魂底作用只要一斷絕就可以保證睡眠，那末即在眼睛張開過時候（尤其是雖眼睛張開而

還在一種半醒狀態中)亦有許多只見發生的小睡眠與所謂「看門頭式之夢」(Rêves à la Suisse)這便是靈魂到睡眠狀態時候不必等待肉體證明。靈魂既然不是完全睡眠着的，那肉體亦是也同樣只相當地睡眠着嗎？不管我們底頭腦底氣量如何宏大，但只要一入於雲一般的充滿了無數混沌的思想集團之中，這時底靈魂便連一個曾經加以若干注意對象，亦不能指示出來。

因為鴉片與保證睡眠有深切的關係，故在此處不能不舉出它來。這個藥品，是與葡萄酒、咖啡、等各依其獨特的方法與一定的分量而麻醉人過東西。這個藥品，在一種與情感底坟墓無異過情態(當然這情態就是死底影像)中，便使人幸福。怎樣愉快的睡眠啊！靈魂是不是兩次都從此處出來還不知道，靈魂已經遭受了最大的苦惱了。但現在除那已經一點苦痛都沒有過快感及享有最難得的靜穩的快感之外，便什麼也沒有感到。鴉片就連意志也改變得了。而且它強迫那張開眼睛到處遊玩過靈魂，無理地入於睡眠。至於其它毒藥底故事，我們暫且不必說。

咖啡這個葡萄酒底解毒劑之所以能夠去掉頭痛和悲傷，就因為是鞭策着想像力過緣故。它與酒一樣，不能延續這樣的狀態到明天。

我們再展望其它需要之中適靈魂吧。

人體是一個自上發條適機器，是一個永久運動底活生生的圖像，食物是拿來補足熱所消耗了適東西的。如果沒有食物，靈魂便會衰退而非常激奮以至於力竭身死。這正如蠟燭將要熄滅適時候，火光反而加大一樣。反之，請給肉體一些營養、送一些活力汁或強烈的酒到喉裏來看吧。假使那樣一做，靈魂便馬上同酒一樣地猛烈強壯起來，而以最大的勇氣武裝着。一個爲水使其奔逃適兵士，必然勇猛無比，只要一聞戰鼓之聲便欣然赴於死地。就是這樣，熱水可以使那爲冷水所安靜了適血動盪起來。

一餐飯有多麼大的魔力啊！它可以使那已經被悲痛封閉了適心再橫溢着歡喜。它跑在客人底共通的靈魂裏去，而使一般客人用可愛的歌唱或其它什麼表明出來。所謂歌唱這個東西，從來就是法蘭西人底得意的東西。這惟有憂鬱性的人倒覺得困煩不堪，因而若要學者們也出台來是不可能的。

凡是吃生肉適動物都很猶猛。人亦毫無差異地依其食物而呈同樣的狀態。這事是完全真實的。英吉利底國民就不與我們一樣吃這樣熟的肉而吃那猩紅的、血滴滴的東西，所以不管怎樣，他們所有多少差別的猶猛性一部分完全是從

如此的食物和其它原因得來的，只有教育才能使它成爲無力遊東西。這個猶猛性，在靈魂之中產生傲慢、憎惡、對於它國人民遊蔑視、不柔順及其它的情感，而且這些東西正如粗造的食物造成以怠惰與無力作爲常住的屬性之鈍遲的精神一樣，又使性格卑劣。

波伯(M. Pope)(註五)氏說着下面這話遊時候，他是充分知道食慾底魔力的。“那擺着莊嚴架子遊加第修斯(Caius)時時都在說着關於道德遊話；而且他認定誰忍受不德誰便是不德底自身。這種漂亮的情感，一直保持到吃飯遊時候。但是飲食一到，他便願意做一個有山珍海味吃着遊惡人，而不願意做一個沒有飲食吃遊聖人。”

他在其它地方又這樣說過：“請同樣地觀察人在健康的時候和害病遊時候吧！再請觀察人在有了很好的職位遊時候和失掉了職位遊時候吧！那我們就可以發見：一個人總是在前一個場合愛惜人生而在後一個場合憎惡人生的。人、在出獵遊時候便會狂熱，在鄉下聚會遊時候便會沉醉，一

(註五) Alexander Pope, 英國底詩人, 1688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於倫敦, 1744年五月三十日死於 Twickenham。他尤其是以『伊里亞得』(Iliade)與 Métamorphose 底翻譯, 以他底 Essay on Criticism (1711)與他底 Essay on man (1733)著名。

到跳舞會便彬彬有禮，一到都市便成良友，一入宮廷便無信心。”

瑞士有個名叫 Steiger de Wittigkofen 的法官居然是這樣的：當着他不用飲食的時候，他便是一個公正無比、仁慈無雙的有名的裁判官；但當着他要急於走去飲食的時候，那正在被他審理過罪人便遭了殃，就是無罪的都要當作罪人吊在絞頭台上去。

當着我們可以稱為好人過時候，也就是我們非常愉快與誠實過時候，而我們所思考的就在這點。一切都是依存於我們這機器底發條底卷曲方式。有時還有人說靈魂是住在胃腑中的。樊·黑爾曼(Van Helmont) (註六) 就把靈魂底位座安置在胃之下口裏面，這却是犯了把部分認為全體過錯誤。

殘酷的飢餓，可以驅使我們到何等的極端！對於人所由之而生活或已經令其生活過臟腑，是再沒有尊敬可言了。只好以好的牙齒為它們大嚼，為它們做一個可怖的宴會。在使人狂亂過一種憤激的時候，最弱者常常總是最強者過犧牲品。

妊娠是萎黃病底好敵手，結果往往不止帶來了附於這兩個症狀過嗜好之變化，有時它竟驅使靈魂去犯可怖的罪。

這是突發的精神錯亂底結果，這樣的精神錯亂就連自然法則也被壓殺了。而所謂當作精神之子宮遊腦子，就這樣照自己底方式與肉體之子宮一齊變壞。

在那些苦於禁慾和健康過人們底心裏，無論是男或女，總是很辛苦的。一個性情溫順的姑娘，她自然不會失掉所有的羞恥心，她自然對於那些輕佻女人底通姦過態度，從不改變，而要目為不倫。但當着她底慾望——不能得着很快的滿足過時候，她便不止遭着色情亢進症底單純的災厄與發狂等等，甚而至於爲了病症失掉生命。

只要有眼睛都可以看出年齡對於理性過必然的影響。
靈魂隨着肉體底進步正與隨着教育底進步一樣。
在女性方面，靈魂尤其是爲體質底纖細性所左右。而那與其說是立足

(註六) Jean-Baptiste van Helmont, 1577年生於不魯舍爾(Bruxelles), 1644年死於不魯舍爾附近之 Vilvorde。他研究數學、植物學及醫學。在他底著作內，他主張一種生命之原理 (principe vital et seminal), 先於事物之形成而存在於存在物，他稱之爲 Archæus, 這是由 Paracelsæ 借用來遊字。身體底每一部分都具有一種特別的 Archæus。水與空氣是被他看做事物之終極的要素。還值得指出的就是用 gaz 這個字來表示空氣式的實體；他乃是第一人。

於理性母甯說是立足於熱情過優點、愛情、激情、就是從這裏來的。同時，偏見與迷信亦同樣是從這裏來的，而且這些印象底力量是不容易消失去的。反之，男子無論是腦髓與神經都與身體各部底發達一樣，所以無論是精神與容貌都要比婦人強健些。何況婦人所缺乏過教育，更添加力底新強度於男子底靈魂之中。男子既然受了這樣的自然和技術底援助，自然要比婦人富於感謝之念而寬大一些，自然友情上要可信賴些，自然當其對敵的場合態度要強硬些。因此，依照『關於相法底書信』(註七) 底著者底考察，大約像以下的事情就是由此而來的。把精神與肉體底快樂 (Grâces) 結連於最溫和、最纖細的心底感情過東西，對於我們決不應該要求雙重力量。那末，它將怎樣呢？它不過是一方面爲了使美底魅力頂強烈地浸透於自身之中，別方面爲了頂好地服務於自身底快樂而被給與於人過東西。

到了某種程度，到了特徵顯現的場合，若要依顏面底輪廓、即依着骨骼而判斷精神底特徵，也不必一定要如前面所述過著者那種大相士。這恰恰與要診斷一切明白的徵候都顯現出來了過毛病不必一定要名醫一樣。請仔細考驗一下

(註七) L'abbé Jacques Perrette, 生於1696年, 死於1777年,

里昂 (Lyon) 底史官, 很用力於自然科學底研究, 他於其它著作之間

洛克、斯笛爾 (Steele) (註八)、波耳哈維 (Boerhaave) (註九)、
 摩伯爾丟斯 (Maupertuis) (註一〇)、等底肖像就好了。恐怕
 諸君即使發見了強壯的面貌，銳敏如鷺遊眼睛，也一點不
 驚異吧。再請看一看其他無數的肖像！諸君或許會常常從
 大天才之中看出些教養底天才，有時或許會甚至於從惡漢
 之中看出正直者。例如某一個有名的詩人（在其肖像上）
 就承認小倫之相與蒲洛默得 (Prométhée) 之火併為一起遺
 事實。

公布了 *Lettr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physionomies* (1748),
Observations sur le vraie philosophie (1757), 及 *Essai sur le*
coeur (1765)。

(註八) Richard Steel, 第二流的著作家, 但可愛而有智慧, 16
 72年三月生於 Dublin, 1729年九月一日死於 Carmarthen。他是
 The Tatler (1709) 與 The Spectator 兩種有名的雜誌之創辦者和
 編輯者馳名。

(註九) Herman Boerhaave, 荷蘭著名的醫生及學者, 1668
 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於 Leyde 附近之 Woorhout, 1738年九月二十
 三日死於 Leyde。他熱心研究希伯來文、加爾丁文、史、哲學、教
 學; 其從事於醫學乃是到二十八歲時。他在 Leyde 以同等的成
 效教授醫學、植物學與化學。他曾留下無比的影響, 整個歐洲醫學
 學生如潮一般地當他病榻, 利用他的醫學經驗和淵博智識,

歷史給我們提供一個顯示空氣底影響之偉大性過難忘的例子。有名的基慈侯爵 (Guise)，因為亨利三世曾多次都得其力便進而確信他不會有暗殺自己過舉動而向着普洛亞 (Blois)出發了。大法官西非爾利 (Civerny)一聽着侯爵底出走，就大驚叫道“啊！此人休矣！”這個可忌的預言，一被事實證明之後，便有人向他問其理由。那時答辭就是這樣：“我認識王已經有了二十年。王生來就是一個善人，不，到不如說生來就是一個弱者。但我觀察的只有一點。在嚴寒的時候，一點細小的事情也會使王悶燥、使王激怒。”

(註十) 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法國底數學家
和天文學家，1698年七月十七日生於 Saint-Malo, 1759年七月
二十七日死於 Fale。在已經研究數學並旅行荷蘭之後，1723年他
是以副手資格被迎入科學學院。1736年，以測量經度為目的而舉
行北極地探險，他是這個探險隊底領袖。1744年他回到法國，就被
Frederic II 任以改組柏林學院之職，他底著作如次： Sur la for-
me des instruments de musique (1724), Sur la figure de la
terre (1738), Discours sur la figure des astres (1742), Eleme-
nts de la géographie (1742), Lettre sur la comète de 1742 (17
42), Astronomie nautique (1745), Vèrus physiques (1745), Es-
sai de cosmologie (1750), 最後有 Maupertiana ou Ecrits di-
vers (1753),

某些民族有一種厚重愚鈍的精神，某些民族又有一種輕快尖銳的精神。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大約總不外一部分是以從那個民族所攝取過食品中得來或從其父親輩底精液(A)得來以及還在浮游於空氣中過混沌的各種原素中得來吧。精神亦與肉體一樣，既有特有的傳染病，亦有壞血病。

氣候底影響很大，轉到氣候不同的地方去了過人，縱不願意也是會感得他底變化的。游離的自由移動的植物，只要氣候一不相同，它便一定要退化乃至被改善。

人總是從與之一起生活過人們當中去取得和學得他們底姿態與聲音底調子等等，這恰如感到了將要被拳頭打着過危險而閉着眼睛一樣，或者正與觀客們完全機械地摸做那有名的默劇底脚本一樣。

以上所述，即證明着：在一個機智縱橫的人，當着他還未發見與他自己完全相似過人過場合，他底最良的同伴者就是他自己。機智若與無機智過人一起，便因為沒有使用機會而腐蝕。即以打球這個遊戲來說，對於打得不好的人，人家就不肯好好地發球。一個有智慧過人，只要還十分年

(A) 獸類與人底歷史證明父親底種子在其後人底精神 and 肉體之上過勢力。

輕，即使未受過教育亦比那已受過不良教育的人要好些。一個受着不良指導的精神，就等於一個爲土氣所染壞了遊優伶。

因此，靈魂底種種狀態與肉體底狀態便常常都在一種相連的關係之中。不過爲了要更好地證明這整個的依存關係及其原因，我們在此處且援用比較解剖學，把人與動物底內臟解剖開看一看吧。這雖不能由兩者構造之恰切相類而得着明瞭的概念，但這總是認識人類的本性之方法。

一般地說來，四足獸腦髓底形態和構造，差不多與人是同樣的。到處都可以發見同一的形態和同一的構造。但是還有以下這個本質的差異：人在一切動物之中，若以身體底體積來作比例，人是有最大的腦髓、最多綫紋的腦髓的，其次如猿、海狸、象、犬、狐、貓等等，這些就是與人頂相似的動物們。因爲在牠們當中，亦有許多關於腦網組織的同樣階段過類似。這個腦網組織 (Corps calleux) 底中間就是靈魂底

(註一一) Giovanni-Maria Lancisi, 意大利著名醫生，1654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於羅馬，1720年一月二十一日死於羅馬，他在 Sapienza 學院教授解剖學，享有極高聲譽，他對於醫學的主要貢獻就在下列三種著作裏面：De Subitaneis mortibus (1707)，De Nocivis paludum effluviis (1717)，並且主要地是在 De Motu cerebri et anevrismatibus，是到了死後在1728年才公佈的。

寶座，郎西西 (Lancisi) (註一一) 立下這種的斷定比伯依洛尼 (Peyronie) (註一二) 氏還早，但伯依洛尼氏是以豐富的經驗整理過這個想法過人。

次於四足獸而有多量腦髓的，便是鳥類。魚雖然有很大的頭，但與很多人底頭相似，乃是中空而無思慮的。牠們決沒有腦網組織，腦髓也少得很。至於昆蟲，根本就缺乏腦髓。

關於自然底變異，我決不更長地詳述，亦不願加以臆測，因為兩者都是無限的。這只要一讀威里斯 (Willis) (註一三) 底論文『腦髓論』 (De Cerebro) 及『關於動物底靈魂』 (de Anima Brutarum) 就可以判斷。

好！我們就從以上那些再無議論餘地過觀察很明白地引出一個結論來吧：第一，動物愈痛猛，則其腦髓愈少。第

(註一二) Francois Gigot de la Peyronie, 著名的外科醫生及博愛主義者，1678年一月十五日生於 mont-pellier, 1747年四月二十日死於 Versailles, 在他底很多回憶錄中特別宜於舉出的是：mémoire contenant plusieurs Observations sur les maladies de cerveau, par les quelles on tâche de découvrir le véritable lieu du cerveau dans lequel l'âme exerce ses Fonctions (1708), 據他底見解：靈魂底座位是在 Calleud 體裏面，

二，內臟似乎是與動物底柔順性成比例的。第三，此外有依於自然而永久課給過不可思議的條件，即人在精神方面愈有所得，則其在本能方面便愈有所失。或得或失，到底誰占優勢呢？

此外，不要以為我因此就是主張腦底容積便充分可以使人判斷動物底柔順性底程度；這必得質量相對應，而且固體與液體是應在造成健康過適當條件底平衡之內的。

正如人們通常所指出的一樣，如果是一個糊塗的人並不缺少腦筋，那末這個內臟，就由於不良的結果，例如由於過分的柔順，而發生過失。狂人也是一樣，他們底腦底缺陷，常常都使我們探究得到。但是，假使糊塗與狂亂等原因不是很顯然的，那我們又在何處去找得一切精神底變化

(註一三) Thomas Willis, 英國著名醫生, 生於1622年二月六日, 死於1675年十一月十一日。他有深刻而大膽的精神, 對於醫學完成巨大的進步, 在他很多著作裏面, 下列三種就到現在還是高等教授著的: *Cerebri anatomie, cui accedit nervorum descriptio et usu* (1664), *Pathologia cerebri et de scorbuto* (1667), 及 *De anima latorum quibus Lumbis vitalis et sensitiva est: exhibitiones duae, par physiologica, par pathologica* (1672), 這最後一種著作引起神學家對於他過猛烈的攻擊。

原因呢？這些原因就在藍克斯 (Lynx) 和亞爾居斯 (Argus) 底眼睛之下亦會逃脫。“一個什麼也沒有的東西，一個小小的纖維、一個無論怎樣精細地解剖都不能發見過東西，”已經使哀拉斯姆 (Erasmus) 與風得勒爾 (Fontenelle) 二人成了糊塗者。風得勒爾自身曾以最好的一個『對話』指摘過這個事情。

除了小兒、小狗、鳥類這些東西底腦髓底柔性之外，威里斯曾經指出這一切動物之有溝體底消失即如褪色過樣子。而且牠們底細溝是與那些患中風病過人一樣不完全。他還說這也是真實的：人有非常之大的“環狀突起”，其次依着猿及以上舉出那些動物底順次、牠底積量就順次地減少。不過，如犢、牡牛、狼、羊、豬等，雖然這一部分是非常的小，但牠那 Nates (四疊下峯) 及 Testes (四疊上峯) 却是非常的巨大的。

對於由以上過觀察和關於脈管過神經底一種不安定性過其它許多觀察引出來過結論，實在用不着採取一種謹細慎微、深思遠慮的態度。這許多變化，並不是無謂的自然底兒戲。它至少證明了很好的豐富的身體組織之必要。既然在一切動物界都是靈魂隨着肉體而強盛的，那末隨着肉體之獲得力量，靈魂自然就獲得明敏性了。

我們暫且來觀察動物底種種不同的馴良性吧。毫無疑義的，明明白白的類推就指導我們底精神相信上面所舉底原因正是造成存在於動物與我們之間過一切多樣性過東西。自然我們應當承認為最粗雜的觀察所範圍着過貧弱的悟性不能發見存在於原因與結果之間過聯繫。這乃是哲學者們永遠不認識的一種「諧和」。

在動物之中，有些懂得說話唱歌。牠們強記歌唱，且學得與音樂家一樣正確過許多調子。其牠的，例如猿，雖然表示有更多的精神，但不能辦到這步田地。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還不是由於發音機關底缺陷嗎？

但是，這個缺陷，是關係於生來底組織而不可醫治的嗎？一句話說完，那教猿說話過事是絕對不可能的嗎？我就不是這樣想法。

我再特別選出比較其他一切猿都要大些的大猿來說吧。不待說，這是可以使我們偶然發見一些與我們非常接近過種屬的。因為沒有什麼人能夠拒絕說在我們還不知道過地方存在有這種東西。這個大猿，因為與我們如此相似，所以使生物學者們把牠稱為「野人」(homme sauvage) 乃至「森林人」(homme des bois)。我就假定在與亞曼(Amman) (註一四) 底門徒們同樣的條件之下來選擇猿猴吧，即是說不

要太年輕的亦不要太老的，因一般給我們帶到歐洲來過猿，總是太老的。我要選擇那樣子生得很精伶而又把一切可以做到的小動作都能夠做好過猿猴送入那頂有名的、很好的、先生底學校裏去或請一位同樣熟練的先生來教牠，因為在我自己還覺得沒有教牠的資格。

諸君可以從亞曼底書上與傳述他底方法過一切書(+)上，知道他對於那天生的聾子所遂行過一切奇蹟。他在聾子底眼睛中發見了耳朵，而且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教那些聾子能夠聽話、說話、讀書、寫字等等。我以為聾子底眼睛比那些非聾子底眼睛還要明瞭而總明些。因為身體底某一部分，乃至某種感覺器官底喪失，能使其它部分底力量乃至銳性增加。既然猿能見能聞，自然會理解其所見所聞過東西，自然人們對牠所做過一切記號都完全了解。所以有時在其

(註一四) Joham Conrad Amman, 瑞士醫生, 1669年生於 Schaffhouse, 1730年死於 Lyede 附近之 Warmoud。他是當做 L'abbé de l'Epèe 底先賢之一看待的，因為他努力把盲啞教育建立於一個生理底基礎之上。他底關於明白的聲音和發音作用之特別的探討見於他底如次的著作之內：Surdus loquens (1692)及 Dissertation de loquedi (1701)。

(A) 「靈魂之自然史」底著者等等

它的遊戲乃至運動上，我很相信牠們還要勝過亞曼底門牠們。那末，爲什麼猿底教育是不可能的呢？爲什麼無論到什麼地方都須要人去照拂而不能如鸚子一樣模倣着必要的動作、發音呢？我敢於斷定，猿底發音器官不管是怎樣，決不能說連一點聲音都不能發出。如果要說是絕對地不可能，那就未免太使我驚訝了。其理由即在猿與人底非常地類似，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在我們所知道過一切動物中找出如像猿猴這樣與人無論在外部或內部都非常可驚過類似過東西。洛克雖然是一個決不輕信什麼過人，但他都毫無難色地相信那騎士登布爾 (Chevalier Temple) (註一五) 在其『回憶錄』之中所說過鸚鵡底話。那個鸚鵡能夠回答人們所說過事而與我們一樣懂得一種接續着的會話。我知道人家有些嘲笑這個偉大的形而上學者(A)，但是，那些向着世界宣布沒有卵、沒有女性也可以生殖過人們，已經找得了很多的黨羽了嗎？托蘭普單 (Trembley) (註一六) 先生就發見過這種東西。這即是不須交尾而只是靠着分裂來生殖過東西。即以亞曼來說，如果他在某種很短很短的時間，還在如像他底

(註一五) Sir William Temple, 著名的外交家, 生於1628年, 死於1699年。精神高尚而無偏見, 他引起大部分神異家底仇視; Burnet 主教特別責備他是物質論者, 把宗教當作僅宜於平常老百姓的東

學生那樣教育學生，而在沒有得着好的經驗之先，便向世界鼓吹，那恐怕他也要被人目爲狂人吧。然而，他底成功，驚動了全世界，他正如那『波里布底歷史』(L'Histoire des Polypes)底著者一樣，一躍而得着不朽的盛名。至於說他所造成遺奇蹟是靠他自己底天才遊話，依我底意見倒不如說是靠着偶然還要好些。自然，比較那些拋棄一些閒暇於輕薄學說之中過人與那些徒勞而無收穫遊著作者們，實又不能不把他那種使自然中最美的東西更美、給與至今還未完成遊方術底發見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去。亞曼底發見，還有別的價值。他將人類從那已經被陷在萬劫不振的原始狀態之中提升出來。他給與人以思想；他給與人以精神，一句話說完，他給與人以不如此就不能得着遊靈魂。這是多麼偉大的力量啊！

西，實繁他毫不注意未來生死而成爲孔子學理之大的讚美者。

他除了許多回憶錄、政治的歷史的著作而外，還寫了些很動人遊文學及哲學底論著，合爲兩部名叫 miscellanea。

(A) 『靈魂之歷史』底著者。

(註--六) Abraham Trembley, 瑞士底生物學家, 1700年九月三日生於 Genève, 1784年五月死於 Genève, 以其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n genre de polype d'eau douce (1744)。

我們決不能限制自然底資源，因為自然底資源是無限的，尤其是在被偉大的技術所幫助過場合。

對於聾子，現可以開歐斯達什（Eustache）管，那末同樣的機器難道對於猿猴就不能做同樣的事嗎？要想與主人底發音完全相似過適當的慾望，難道不能使那以巧妙智慧效法其它的姿態過動物底發音器官自由運動嗎？我不特敢於說，人家未給我述出真實可以確定的經驗，決定我底計劃是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並且我們還應說更進一步承認，既然猿與人底構造和機能是這樣的類似，那末若將這個動物加以完全的訓練，豈不是就使牠懂得發音、因而也就懂得語言了嗎？這樣一來，牠再也不是野人、再也不是做得不好的人，而是一個完全的人，是一個與我們一樣有才能和筋力過城市上遊孩子，牠既能夠思考，亦能夠利用教育。

由動物到人類這個推移，並不是急激的。一般的哲學者都承認此事。在文字發明以前，在沒有言語底知識過時候，人究竟是什麼呢？他就是所謂人類這個種屬過動物，比其他的動物具有較少的自然的本能。這時候，並沒有想到他是其他動物之靈長者，他與猿猴和其他動物底區別，實不過同現在猿與其他動物底區別程度一樣。我所說的面貌這個東西，的確比較別的動物是可以顯示很多的區別出來的。當時底

人，只是限於萊普尼茨派所謂「直觀的認識」 (connaissance intuitive)，不過見着形與色而已。在那中間，連什麼也不能識別。不管是老人或少年都是一樣，不管是哪種孩子口吃地述着自己底感覺和慾望，都恰與那餓了的犬乃至無聊的犬需要飲食或遊動一樣。

隨着，文字、言語、法律、科學、美學就發生了。因為這些東西，結果我們底精神這個天然的金鋼石也就被琢磨出來。正與訓練動物一樣，於是訓練人遊事情也就施行了。人邊既可以成爲挑夫，亦可以成爲著作家。一個幾何學者懂得做很困難的證明和計算，是與猿猴懂得脫下或蓋上自己底小帽而乘在那柔順的犬底背上一樣的。一切都依着記號進行。每一個生物種屬，都能夠理解牠能夠理解遊東西。所以，人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而獲得尚爲今日德意志底哲者所稱爲的「象徵的認識」 (connaissance symbolique)。

正如大家所見的一樣，再沒有像我們底教育底設施這樣簡單遊東西。一切都還元於聲音乃至言語。言語從這一個人底口裏傳入另一個人底耳裏而達於腦經，腦又同時通過眼睛而容受着物體底形態。言語是這些物體底自由使用的記號。

但是，最初說話遊人是誰呢？人類最初的教師是誰呢

那發明利用我們底肉體組織之柔順性底方法的又是誰呢？
著者一向沒有注意。這些難有的最初的天才底名字，已經在
時間這個洪流底暗夜中消失去了。不過，技術是自然底兒
子，自然總長期站在技術底前頭。

凡是身體組織最好過人，凡是吸盡了自然底恩惠過人，
他們都必當教育其他過人。他們不會聽着某種新的聲音、感
着某種新過感覺、看着形成自然底悅目的美景之一切各色
各樣的美的東西而不處於那與沙特爾斯 (Chartres) 底聾子
同樣的情形之中。尼特勒爾就曾經第一次說過這個聾子底
故事。這個聾子在四十歲時才聽着可驚的鐘聲。

那末，從此得出下面的結論會是糊塗的嗎？這些最初的人，
開始總是用那與這個聾子同樣的方法、乃至與動物及啞
子(另一種動物)同樣的方法，依着根據於他們底想像力之
調和過運動，因而也就依着各種動物所特有過自然做出過
聲音來表現他們底新的情感。他門底驚、喜與專心致志的
心理乃至欲望，都是自然的表現。因為毫無疑義的，曾經由
自然賦與過很精緻的感情過人，其表現這個感情亦必非常
容易。

人類一使用他們底感情乃至本能就有了精神；最後又
因使用精神而得着知識，這便是我底意見。究竟人是依着如

何的方法用觀念來充實其腦經呢？爲了容受觀念，自然就給他造成了腦。而那個方法，在我能夠理解範圍內已經述在上面了。人是彼此互助的，於是都由一個最小的開始逐漸地增大起來，世界上一切的事便如圖畫一樣地容易辨別了。

正如提琴底弦乃至鋼琴底鍵以震動而發音一樣，建立在音線上遊腦弦，亦正如發出觸動了它遊話乃至鸚鵡底叫喚一樣，是刺激出來的。但是，所謂腦髓底構造這個東西是大家所知道的，只要那毫無障礙遊眼睛一接受了對象底肖像，腦髓便不得不看出它們底影像及其相互的差異。同樣的，這些差異底記號，只要一記在乃至刻在腦中，靈魂便必然地檢討着它底關係，但是，這個檢討，如果沒有記號底發見乃至文字底發明，則靈魂便不可能。當着世界差不多還沒有發生語言遊時候，靈魂對於一切對象的關係，恰如沒有一點相對觀念遊人看着繪畫或彫刻一樣，無論什麼東西也是不能辨別的。甚至還可以說，如像那把許多竹頭木屑拿在手裏而只是漠然以皮相的眼睛看着全體、既不能數算又不能辨識遊小孩一樣。（因爲當時靈魂還在幼年期）。但是譬如以一種旗子、乃至號旗附在那叫做旗竿遊木棒上吧。只要再拿一個附在同樣的東西上，並以「1」這個記號去數第一個、

以「2」這個記號去數第二個，那末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將它數出；假使再漸次這樣幹下去，便會將算術完全了解。只要一個形體在其「計數」的記號上與別的一個表現是相等的，那末就是小孩子都不難說那是兩個、那是一個一個的物體而作出個一加一等二、二加二等四、這一類的結論。

A)

所謂形像底真實的或外形的類似性，就是一切的真理和我們一切知識底根本的基礎。在那些形像中，顯而易見的，是其記號不很單純亦不很彰著，它在需要更多的天才去包容和組織巨量的文字、即我們所說到的科學解釋那活動底彈機所使用過文字時，比較其它更難於學習。不過以數字或其它的小記號所表現過科學，就容易被了解。所以毫無疑義的，造成代數的計算這種幸運；與其說是爲了明白、到不如說是爲了容易過緣故。

因此，瞶眼着我們底傲慢不遜的街學者們底皮球似的腦髓過知識，都不過是一些文字及形象底大拉圾堆。它們在頭中造出一切文字印象，我們便依賴這些印象而識別對象、想起對象。我們底一切觀念之復醒起來，好像那認識植物

(A) 現時尚有許多民族，因大量記號缺乏，只能數到20爲止。

遊園丁，一見着植物，便回想起它底一切的過程一樣。這一些文字與由文字指示出來遊形象，是在腦中連結成一起的，要是沒有名字、沒有與事物相連遊記號，便罕能想像某個事物。

我常常都使用着「想像」(imaginer) 這一個字，因為我以為一切都要想像，而靈魂底一切部分都可以還元成唯一的形成一切遊想像力 (imagination)。並且，判斷力、推理力、記憶力、都不過是靈魂底部分，它一點也不是絕對的東西，而只是一種「髓質膜」(toi'e medullaire) 底真實的變動；至於描畫在眼睛裏遊對象，就恰如幻燈反射出來的一樣。

不過，如果這些是腦底組織之奇妙而不可解的結果，如果一切都要依賴想像才能夠理會、一切都要依賴想像才能夠說明，那末為什麼又要區別在人身上司思考遊感覺呢？難道這在持精神底簡明之見遊人還不是顯明的矛盾嗎？因為既是被分割了遊東西而又把它認為是不能分割的東西是不合理的，而文字底濫用實則就在此處。所謂「心靈性」、「非物質性」這些宏大的用語之胡亂地使用，乃至弄到就是有頭腦遊人也不能理解那樣地使用底結果，便是由此導出來的。

決沒有像在這個場合證明建立於內的感情或各人自身底經驗之上遊學說，更爲容易的事情。想像力或司腦髓底想像過這個部分，其本質與其活動方法是一起爲我們所不能知道的。這個部分，難道是本來就小或者弱嗎？實不過是這個部分略微有一種比較其觀念底類似乃至相似的力而已。只有針對自己的東西，或給與最強烈而又屬於某種方式過刺激過東西，才能看見。但，這仍然是真實的，只有想像才能望見那使用表示對象之特徵過文字和形象以代表一切對象的正是想像。因而還可以說，只有想像才是靈魂。所謂想像盡了靈魂底一切任務，這亦仍然是真實的。有了這個想像，有了它底可誇的筆力，理性底冰冷的骷髏才取得活生生的和殷紅的血肉；有了它，科學才開花，藝術才增美，森林才說話，山岳才太息，岩壁才啜泣，大理石才呼吸起來，而無生命的物體之中一切都得着生命。並且，於戀愛的心境之美妙中加以快感底銳利的引誘力的，也是這個想像。想像使這種快感萌茁於哲學家 and 術學者們底塵封的書齋之內。最後，想像還與形成雄辯家和詩人一樣地形成學者。它被有些人愚蠢地貶斥，又被另一些人無謂地優待，然而無論那一方面都未把它認識清楚。它不僅追隨於美及美術之後，它不僅描寫自然，而且它還能測量自然。它能推理、判斷、參透、比較、深

入。假使沒有發見那爲它描寫出來遊畫圖之美和畫圖與畫圖之間遊關係，也能夠這樣好地感覺到嗎？不能！它更不能屈處於感官底快樂之下而不領略其一切完美或逸趣，它亦不能在它已經機械地體會了遊東西之上加以反省而不因此成爲判斷之本身。

愈使用想像，或者貧弱的人才便愈能漸漸充實、擴大而變成健勁的、強壯的、廣博而能思惟遊人。就是有優良身體組織遊人，也有這種訓練底必要。

身體組織，是人底第一價值。一切道德論底著者，都不把人從自然那裏所享得遊長處放在值得尊重遊長處之列，而只說那在反省和努力之後所獲得遊才能，但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如果那不是由於使我們適合成爲能幹的、博學的和有德的一種體氣遊話，那末我就請問：到底熟練、知識、道德是從何處來的呢？更進一步說，這個體氣，到底又是從何處來的呢？不是從自然那里來的嗎？只有依着自然，我們才有值得尊重的資質。我們現在所有遊一切，都要歸功於自然。我們爲什麼還有理由不把那有自然的資質的與那獲得的道德乃至借來的道德所光照遊東西加以同等的評價呢？不管價值是什麼，不管價值是從何處產生，但價值總是值得尊重的，問題就只是在知道去測量它。機智、美、富、高

貴、這些東西，雖說是偶然生下來的孩子，但它正如恰巧、智識、道德等等一樣，各有它們自己底價值。受了自然惠賜以最精美的恩物過人，應當憐憫那些沒有受着自然底惠賜過人。不過要他們感覺自己底優越而不陷於倨傲且是識貨的角色。美女覺得自己很醜，正如才子以爲自己是蠢物一樣，都是可笑的，過度的謙遜（事實上這樣的缺點很少有）便是對於自然過一種忘恩負義。誠實的自負，倒是美的偉大的靈魂底標幟，而那種好像由情感所取過模型鑄出來過大丈夫氣概，就恰是表現着這個的。

既然身體組織是第一價值，而且這個價值是其它一切東西底源泉，那末教育便是第二價值了。無論是怎樣良好的腦經，不施行教育總是一個純粹的損失。如果不經過交際社會底訓練，不管是怎樣聰明的人，都會與土百姓一樣沒有變化。但是，同時如果沒有爲了觀念底進入乃至受納而充分開放得如像子宮那樣過東西，那又會有什麼好學校底成果呢？一個奪去了一切感覺過人，就是單單一個觀念也不能給予於他，這正等於自然忘記給與她以陰門過女子不能生兒子一樣。著者曾經見過一個婦人是這樣的。她因爲沒有膺口腔、子宮而在結婚十年之後便被離婚了。

但是，如果腦有很大的組織，而且又受着很好的教育，

那末它便是播種得很完善的豐饒土地而產出自己所受納逾百倍以上逾東西。即是說，（假使在此處捨棄那爲了很好地表現着自己所感着逾事情和爲了浸潤於真理之中而常常用着逾必要的比喻逾文體）那依於藝術而被提高到美的希有的天才底地位逾想像，便正確地捉住了自己所認識了逾思想底一切的關係，便容易地包括了可驚的多數的對象，並從此引出了很長的一聯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又不外是從那與最初的關係之比較中產生出來逾新的關係，靈魂便是發覺對於最初的關係之完全的類似的。像這樣，依我看來，就是精神底誕生。對於對象底類似性，起先已給了它一個所謂「外觀的」(apparente) 這形容詞；同樣地，在此處就使用着「發覺」(trouve) 這個字。但是，它正如瑪列布南什先生所主張逾一樣，並不是認爲我們底感覺總是常常陷我們於錯誤的，也不是認爲我們底眼睛本來就有點朦朧，沒有盡可能地看見對象底原樣，而且顯微鏡每日都在把這個事情給我們證明。因爲不是這樣便不能結束那詭辯家們底論爭。拜耳 (Bayle) 就嶄然露頭角於畢羅派 (Pyrrhoniens) 之中。

風得勒爾先生所說逾關於那某種真理，就是我所說逾關於真理一般，即是說，真理是不能不爲使人們樂意而犧牲

的。如果不是爲使談話鋒利起見，那末避免一切論爭這事情倒正是我底性格和平之所在。笛卡兒派底人們就在此處拿出那「天賦觀念」(idée innée) 來也沒有用處。爲了打擊這樣的空中樓閣，我決不會費到洛克氏所費過勞力底四分之一。爲了證明距今三千年前所認爲自明之理而建立起來過原理去著出龐大的書，這在事實上又有什麼益處呢？

我在上面已經說了的，如果依照我們所提出而且信以爲真過諸原則，那末凡是最有想像的就應該認爲最有精神乃至最有天才。因爲天才與精神這兩個字完全是一對同意語。並且再說亦不過是說些不同的文字即不同的聲音而已。說些實在是連怎樣的觀念、怎樣的真實底區別都沒有給與的文字或聲音，遂以爲就是說了不同的事情，這簡直是可恥的言語底濫用。

最美的、最偉大的乃至最強的想像，無論對於藝術或對於科學都是最適宜的。究竟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或笛卡兒底事業所放出過光輝，是否比較歐里比德 (Euripide) 或索佛克爾 (Sophocle) 底藝術所放出過光輝還重要？究竟自然創造牛頓 (Newton) 是否比較創造哥爾勒伊 (Cornelius) 還費事？（這一點倒是大大的疑問）這雖還沒有斷定，但那使他們在不同的道路上得着勝利而受着不朽的榮譽

的，確是適用於不同的道路上遊想像底獨特的功勞。

假使說誰個有多量的想像而缺乏評判，那末其意味便是這樣：即是說，那自己過於委棄了遊想像差不多好像常常注視着自己於感覺底鏡子中間而還沒有充分養成注意深深檢查感覺自身遊習慣。印象乃至影像之深深透入於想像，是比較它們底真實性或類似要來得多些。

這是真的，想像那彈機底敏活性就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不加上這個可以稱爲科學底鑰匙乃至母親遊注意，那末想像力所能做到的便不過是僅僅把對象看了一吓或輕輕觸着一吓罷了。

請看那枝頭上遊鳥兒吧。就在現在，牠似乎都常常準備着要飛。想像也和這一樣。它常常都爲血和精血底漩渦所捲，一個波浪構成一個印象，又立刻被繼起的另一個波浪所消滅，靈魂就隨着後面跑也往往歸於徒勞。於是靈魂便不得不可惜它沒有充分迅速地捉住而使其固定遊東西。因此，想像力，即時間底真實底影像，就是這樣不絕地破壞又不絕地更新。

像這樣的東西，就是我們底觀念底混沌與不絕的繼起狀態。而且它們還是互相追逐併合，恰像那一個波浪趕一個波浪遊樣子。所以，如果想像力只使用其筋肉遊一部分作

爲在腦網之上保持平衡遊東西，並暫時維持自己停頓於馬上就要逃去遊對象之上而不妨止自己落在那還未到可以眺望時候遊別一對象之上，那末想像力便夠不上判斷力這個美名。想像仍一樣地會強烈地解釋其已經感覺着遊東西。想像形成雄辯家、音樂家、畫家、詩人，但一個哲學家也不能形成。反之，如果從小時起想像就自己制馭自己、決不聽憑自己底只產生燦爛熱情家的烈性之攝弄、停止和抑制自己底觀念、移動觀念於一切方面以觀察對象底一切方面，於是想像力就迅速地下判斷，就由推理力而包攝着對象底最大之範圍。並且牠那小時作爲如此良好的預兆而只是以教育和訓練去調節才成問題遊敏活性，充其量亦不過是明敏的洞察力，沒有這個洞察力則科學底進步就少有希望。

以上就是邏輯所依以建立起來遊土台。自然會把它交給全人類，但有些人倒利用了它，有些人却濫用了它。

雖然人比動物有以上那樣的一切優越，但是把人排成與動物同一階級到正是尊重人遊幹法。事實上，一直到某種年齡，他比動物還更可以說是動物，因爲在降生時人只帶來了更少的本能。

那在乳河中間餓死遊動物是什麼呢？就只是人。某個近

代的人，依照亞爾諾比 (Arnobé) (註一七) 底思想說，古時的孩子，既不認識那適合於自己適食品，亦不認識那一入其中便會被溺適水，更不認識那一被它燒便化成灰適火。但第一次在孩子眼前燃着臘燭，這孩子好像要想知道自己所望見適新現象是什麼，一定會將手機械地伸去，及到燒着指頭才知道危險，於是他就再也不像那樣去幹第二次了。

再請把孩子與別的動物一同放在懸崖上來看看吧。那落下去的，只有孩子。孩子溺着適地方，動物却會游泅而安然無事。十四、十五歲底時候，孩子僅僅隔牆偷看那在種族再生產內等候着他適大快樂。即使已經成了青年，他對於自然那樣迅速地教給了動物適作用也不知究竟要怎樣才好。他自己隱瞞着，好像取得快樂與生來就為快樂都是可恥的事情。但是 動物却以「無恥」當作名譽。因為沒有教育，所

(註一七) Arnobe, 顯丁文作家，三世紀時生於菲洲，生日不能確定。他與 Dioclétien 同時，為宗耶蘇教義，死於317年頃，他以295年公布的匿名 Aduer ues rationes 逆着作知名。在那裏面他努力顯示外教反對基督教義適異論。

他在這部書內還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一個孩子是生在一個洞窟之內，沒有外面世界及社會關係底映象，所謂他家精神的內容又是什麼，他由此結論說這孩子不會超過獸性水準。

以動物也就沒有偏見。單拿那曾經一度在大路上失掉了主人遛狗和孩子來看吧。孩子只是哭泣而不知向什麼神聖祈禱。但狗底嗅囊却比孩子底理性還有用處，沒有好久就會把主人找着。

所以，自然創造我們是放在動物之下的，或至少亦可以說好像是由此而使教育底偉大效力有更進一層的發揮。只有這教育才把我們從一般水準裏提拔出來，只有這教育才竟至把我們升高到動物底上面去。但是，對於聾子、生來的盲人、狂人、野番，乃至在森林中和動物一齊長大、因癡迷症喪失了想像作用、這些披着人皮畜牲，其所有的不過是最粗陋的本能而已，我們也會承認其有同樣的優越性嗎？不！總之，像這樣的并不是精神的人而只是肉體的人是不配為特別的階級的。

至於那些與我們底意見相反、反對論，我沒有隱蔽底打算。他們擁護人與動物之太初的區別，但又不知我們所提出來的是什麼。他們說，在人類中，有自然法則，有善惡底識別，但在動物底心中就沒有刻印着這些。

然而，這個反對論，這個斷定，是立脚在經驗上的嗎？假使不根據經驗，那末哲學家不是可以否認一切呢？我們有一個使我們確信只有人才受着那與其它一切動物隔絕了灑光

輝底照耀過經驗嗎？如果沒有這個東西，那末我們之不能知道因牠而發生於動物底內部過事情，尤其是發生於人底內部過事情，就正如不能感着在我們底生命內部起着作用過東西一樣。我們知道我們在思考，我們知道我們有後悔之念。不說別的，單憑心底本有的情感，就使我們確信它而有餘。不過，若要判斷他人底後悔，只靠在我們之中過這個情感是不夠事的。所以，對於別人，實不能不以他們底話語或依着我們感受着同樣的意識與同樣的煩惱過時候在我們自身之中所辨別出來過顯著的和外在的徵候去信任他們底後悔之念。

因此，爲了斷定那不說話過動物是否接授自然法則，便不得不依賴以上所述的徵候而把這種東西當作存在着的東西。事實是會證明這個的。就是嚙了曾囓唆牠底主人過狗，過一會兒亦可以見着牠底失侮的樣子。牠板起悲哀的面孔，做着害羞的狀態，不使別人見着牠。同時牠還把肚皮摺在地上做起肩身很狹的樣子，使我們可以由此看出牠在表示着所謂惡這個意志，歷史曾經提供給我們一個有名的獅子底例證。那個獅子是把屈屬於自己底猛威之下遊人認爲自己底恩人而不願傷害他的。既然是人，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總是對於恩惠都表示着與這個同樣的感謝之念，對於人道都

表示着與這個同樣的尊敬，他也不知道怎樣地好。所以，既不怕這一類忘恩之徒產生，也不怕那爲人類底災厄和真實的自然法則底劊子手遊戰爭。

然而，那自然給了牠以極早熟的、明敏的本能遊生物，那在牠可能擴大自己底活動力底分野遊範圍內而進行着判斷、結合、推理、議論遊生物，只要給牠一點恩惠：牠就跟隨着你；但如果你虐待牠，牠便會去找更好的主人。牠們有與我們底身體組織很相似遊身體組織，牠們作與我們同樣的勞動，牠們有同樣的熱情，牠們有同樣的苦痛和快感，只是想像作用底勢力和神經底纖細多少有些區別。這樣的生物，不是明明表示出牠認識善與惡嗎？— 一句話說完，不是明明表示出牠在自覺地做着牠自己所做遊事嗎？牠們底靈魂既然與我們底靈魂一樣，並記得有同樣的喜歡、同樣的悔恨、同樣的失望，難道當着牠們見着與自己同樣的東西遭損害，乃至自己亦柔腸寸斷了遊時候都沒有憎惡底心理嗎？如果假定着這個事情，那末成爲問題遊貴重的天性，便決不是動物所沒有的了。牠們除了如像提供牠們底叡智而提供其後悔之念底明白的徵候以外，那存在物、差不多與我們一樣完善的機器、如果認爲牠們是爲了如我們一樣思考與感覺自然才能夠產生出來，豈不是再糊塗也沒有的想法

嗎？

不要反抗我說大部分的動物都是猶猛的生物，牠們并不是沒感覺自己所作過惡過能力，難道一切的人類都超出動物以上而把惡行與德行區別開了的嗎？我們底種屬所有過猛猶性，實與在動物之中的沒有什麼不同。那末生活在違反於「自然法則」過野蠻習慣之中過人，當牠初犯罪過時候，就沒有實際的力量冷酷地加之於他而不使他感覺苦痛。關於動物也是一樣，牠與人沒有什麼不同。某些東西可以說是生下來就帶有許多猶猛性的，而且假使把牠與猶猛的東西放在一起，那末牠就更加猶猛起來。但是，如果使優美和平的動物與那些和牠相似的動物住在一起，那末牠就把流血與殺戮當作仇敵而在內心裏覺得流血的恥辱。尤其最重要的，就是：在動物，是萬事都得為欲望、快樂、生活底安適而犧牲的。因為動物底享樂在我們之上，所以就好像牠們底後悔之念在外表上并不如我們之強。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沒有生活在與牠們同程度底必要之中，雖然也只有這個才不相同。習慣對於後悔之念，正與對於快樂一樣，不是使其渾鈍就是或許使其窒息。

不過，姑且暫時假使我所說的有錯。關於這點，最好是假定所謂只有我一個人對、差不多全世界底人都不對、

這種說法爲不正當。我承認這種的事情：動物，就是如何最好的動物，都不知道道德上過善與惡之區別。都一點也沒有人們對於牠們所有過注意與所作過行爲之記憶，而且對於牠們自身底德行亦沒有如何的情感。例如在其它的例子之後說過過那匹獅子，假使見着了牠比一切的獅子或虎或熊都更無人道過光景，那末恐怕不會不想到牠要奪去那引渡於自己的激怒之下過人底生命吧。至於我們底同國人在互相執戟戰鬥過時候，瑞士人打瑞士人，兄弟打兄弟，互相認識，互相亂鬥格殺，一點後悔之念也沒有，其理由就是有一個王侯對於他們底殺人支付了代價。最後再假定自然法則是不會給與動物，而其結果又會怎樣呢？人類并不是用比其它一切都上等的土捏成的，自然不過使着唯一的同樣的捏粉做成麵包底變種。這裏，如果認爲動物并不後悔那蹂躪了如剛才所說過內心的情感或者甚至於說牠絕對沒有那樣的情感，那末人也必然是處於同樣的情形。否則，不只是「自然法則」如此，就是關於「自然法則」過那些大方諸君子已經問世過一切好議論、亦是如此。全動物界，都一般地沒有具備那樣的東西。但是，反之，如果人在健康使自身快樂過時候，就難免不承認在誠實、慈悲有道德過人與那既無慈悲又無道德更不是正直者過人之間，常常都有區別，或以

爲只是靠着快感乃至那可以說是牠底自然的結果過特有的嫌惡之情就容易區別惡行與德行，那末自然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同樣的材料造出來的動物，其不能與人類平等，只不過發酵作用之程度欠缺而已，但牠實不能不分有同一的動物性底特惠。所以沒有一個有靈魂或感覺底實體是沒有後悔之念的。以下的考察，將加強這個結論。

「自然法則」是不可以破壞的。因爲它在一切的動物中都非常強烈，所以不管是怎樣野番的東西、猶猛的東西，都有感到後悔過時候，這在我就一點也不懷疑。香巴尾 (Champagne) 底沙龍 (Chalons) 底野番的女子，只要她真實吃了她底妹妹，想來這還要感覺那種自己犯了罪過苦痛的。對於一切犯罪的人，就是無意識的或生性使然過人，我亦作同樣的想法。例如那非作強盜不可過阿爾列安 (Orleans) 底加斯登人 (Castons)，那在妊娠中陷於同樣的惡癖、並將其惡癖傳於兒子過某種婦人，那在同樣的妊娠中吃掉了自己底丈夫過女人，那殺了兒子醃成鹹肉每天當作鹽豚吃過女人，那有名的強盜底女兒、十二歲就吃人過女人，她即使在一歲底時候就失掉了父母。由一個老實的人手裏撫養出來，亦還是這樣。關於以上的例子，我亦認爲是同樣的。至於我們底觀察者們那裏所堆積得很多的其它例子，在此就不說了。牠們完全

證明了有幾千遺傳的惡癖與德行，有由兩親傳給兒子或由乳母授乳傳給兒子遺惡癖與德行。所以，我可以在此明白地說：這些不幸的人們，大部分是沒有馬上感着他們自己底行動底重大性的。例如「貪食病」或極端的饑餓，雖然可以使所有的感情消滅，但它究竟是胃底變態病，不能使它得着滿足。然而只要一當着已經復元時、即所謂已醉醒時，那回憶起對於最親愛的東西犯了殺人之罪過女人，其良心底苛責又將如何利害啊！而且那種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過惡事，那種不可抵抗過而自己又一點也沒有意識着過惡事，又是多麼慘酷的刑罰啊！單是這種，大約在那些裁判官諸公就不充分明白。而在方才說過過婦人之中，却有一個不但處以分屍之刑，而且還用火焚燒，更有一個是被活埋了的。我感覺得社會利害所要求過一切。但是，如果以優良的醫生來作裁判官，則一定是可禱祝的。只有他們才能夠區別犯罪者之無罪的犯罪。如果理性是變態性或在震怒時的感覺底奴隸，則理性又怎麼還能支配感覺呢？

但是，犯罪如果隨其殘酷程度之差而有其特有過刑罰，如果就是那長期的極野番的習慣亦不能完全奪去那最非人道過心裏底後悔之念，如果這樣的心已被自己所做過過行為之記憶打得粉碎，那末爲什麼還要以地獄、幽靈和比巴斯

卞爾(Pascal)(A)底深淵還更爲荒唐無稽的火窟來使那脆弱的人心底想像作用受着恐怖呢？而且，要說是不幸的人們受他底良心底刑罰還不充分，但那却可以使他們絕命，難道這個良心還不是他們底第一個獄卒嗎？這自然不是說一切的犯罪者都不應當受刑罰，只是說那些意志變了質、良心消失了、過人，是應當待他返乎自我時以良心底苛責去充分處罰他。良心底苛責，我還敢說，它底本質就是想在這個場合將那些爲宿命的必然所牽動過不幸的人們如何解放出來。

罪人、惡人、忘恩負義的人、一切不感激自然過人、當今不幸的不肖暴君們，他們即使對於自己底野蠻行爲感到殘酷的快感，但亦沒有什麼用處。總有一個平靜的反省時期，只要這樣的時期一到，他們爲了良心底懲罰，便要將那些不利於他們底罪狀亦供述出來而使他們無間斷地用自己底手

(A) 在一集會中，或在一鐘聲上，常常都須給他一個靠椅，或其他的什麼欄在左邊，以傾阻止他去看見他害怕有時會陷落下去過可怕的深淵，不管他有些對於這個幻覺逆認識，想象底、腦底腦片之內其特奇的流動處如何可怕的結果！他一方面是偉大人物而另一方面又是半瘋癲的樣子。瘋癲的觀望者有其居留之所，或腦片而爲鐵刀所分開的，所謂 Port-Royal 諸先生如此強固地繫於那邊呢？這個事實，我見之於拉·普特利底眩暈論中。

將自己一點一點撕得粉碎。給人吃苦過人，終於要吃着自己的苦頭。而他們所感到過苦底程度，就是他們所做過過惡事底正確的尺度。

在它一方面，那些行善或感到別人的好處而刻骨銘心過人，與那些做着好事、柔和、慈悲、高潔、富於慈善心、同情和愛情過人，便有非常滿足的快感。無論是誰，只要他不幸而沒有天生的德行，單就這點便可以認為他是已經充分受了刑罰了。

我們并不是生來就成功過一個博學者。大約靠着我們底身體器官之一種濫用，才成為今日這個樣子的。而且，到了這樣，正是國家所最痛心過地方。國家養着無數的懶人，虛榮心更把「哲學家」這個美名拿去裝飾他。自然却單是為使我們一切都幸福而創造了我們。是的，「它那樣地創造一切，下至在地下匍伏過虫，上至在雲中飛揚過鷺，都是「它那樣地創造出來的。這就是自然之所以把「自然法則」底若干分子給與了一切動物過原因，而這個分子又依着那惠賜給每個動物底好好規定了過器官底比例有着程度上過差異。

這裏，我們應該給「自然法則」下一個什麼定義呢？那就是一種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過情感。未必還要在這個成了常識過見地上居然附加上什麼才好嗎？我想，這個清

感，是同樣的一種掛慮乃至恐怖，這無論對於個體或種屬都是有用處的。難道我們之所以要對於別人底財產和生命表示尊重，不是爲的要保持自己底財產、名譽及身體底安全嗎？那就恰與「基督教底伊克西勇」(Ixion)相似，他們之所以愛上帝而實行着許多幻想的道德，便正是因爲害怕地獄。

大家都看見，「自然法則」不過是一種內的情感而屬於想像底領域，這與其它包含着思想的一切情感是一樣的。因而，這很明白地不是以教育、神底啓示和立法爲前提，至少是不願與民法和神學底可笑的方式相混同的。

我們雖然不知道狂信之徒底武器是否可以滅掉支持這種真理的人們，但真理那個東西是決不能滅掉的。

這並不是說，我把至上者底存在放在懷疑底刀俎上。我倒想怎樣可以把最高度的可能性給與這個存在。但是，這個存在沒有證明一種與別種的儀式底必要，所以這只是理論上底真理、在實踐上是毫無用處的。而結局就成了這樣：正如可以說，根據許多的經驗，宗教是不必以嚴密的誠實性爲前提；同樣的理由，亦可以認爲無論是不必排除它底誠實性的。

誰個知道人底存在底理由是否在其存在自身之中呢？

人恐怕是偶然被丟在地球表面底某一點上的，但他不知道

是怎樣地和爲什麼丟下來的、他只能知道不得不生活、死滅。正如日日生長的茸草一樣，它與那在溝渠裏或蔽着牆壁開遊花，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決不迷失於無限之中。關於無限，就連我們要想有這個觀念也不能產生。要追溯事物之起源，在我們是絕對地不可能的。到底物質是永存的，還是創造出來的呢？到底是有神還是無神呢？爲了我們底安心立命，無論怎樣都好，爲了沒有認識之可能遊東西。爲了即使我們知道亦不能於我們有什麼多的幸福遊東西而那樣地自苦，這是何等地糊塗啊！

不過，論者又會這樣地說：讀完菲勒倫 (Fenelon)、尼文迭 (Nieuwentyt) (註一七)、亞巴底 (Abbadie) (註一九)、戴安 (Derham) (註二〇)、拉伊斯 (Rais)、輩等等底書吧。好！這些

(註一八) Bernard Nieuwentyt, 荷蘭底數學家, 1654年八月十日生於 Westgraafdam, 1718年五月三十日死於 Parmerende。他是笛卡兒派底熱烈信徒。他以與萊布尼茨底辯論著名, 在那裏面, 他攻極小數的算法, 並以他底神著作名爲 *L'Existence de Dieu démontrée par les merveilles de la nature* 著稱於世。

(註一九) Jacques Abbadie, 生於1654年, 死於1727年, 著了很多帶神秘 義色彩並宗教著作與一部名叫 *L'Art de se connaître soi-même, ou la recherche des ressources de la morale* (1692)

書將教訓我們的是什麼呢？不！已經教訓我們的是什麼呢？不是那些熱心的御用作家底無聊的反覆嗎？那不過加上些無用的饒舌，與其說是剷去了無神論底根據，到不如說是使它更加鞏固還要對些吧？從自然底情景中引出來遊很多證據，並沒有給與他們以這以上遊力量。雖只是一個指頭、一個耳朵、一個眼眼，但馬爾比基(Malpighi) (註二一)底觀察却證明了一切，而且無疑地比笛卡兒、瑪列布南什還證明得更好，或者說其餘的一切都什麼也沒有證明。所以汎神論者，甚至連其中遊基督教徒，其進行觀察，只要在全動物界之內同一視覺都正確地依着幾何學的無限雜多的方法進行就滿

(註二〇) William Derham, 英國底僧侶和學者。生於1657年死於1735年。他從事於物理學，自然科學及醫學底研究，並由自然底表現努力證明上帝之存在。他在這方面著了多種東西：Physico-theology(1718), Astro Theology (1714) 及 Christo-Theology (1713)。

(註二一) Marcello Malpighi, 意大利著名生物學家及解剖學家。1628年三月十日生於Bologna附近之Crevalcuore, 169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死於羅馬。他最初研究文學與哲學，後來遂研究醫學。他是精明的觀察家和經驗家，曾經創組織學並認識肺部底真實構造。他還發見皮膚底小乳頭、肝臟、大腦、胎兒構造等等。Marcellii Malpighii Opera omnia (1786) Opera posthuma (1697)。

足了。難道還能有什麼更強的武器去打倒那些不信天主教遊人嗎？的確，如果我們底理性不欺騙我們自己，那末人類及全世界看來好像是可以具此視覺之一統一性的。太陽、空氣、水、有機體底組織、物體底形態等，凡是可以配置於眼中的，都恰像寫在鏡子裏面遊樣子。眼睛就把寫在那裏遊對象，依着那成爲影像底材料遊物體之無限的多樣性所要求遊法則，很忠實地傳達於想像作用。在耳朵裏，雖然到處我們都覺得顯著的差異，但人類、動物、鳥類、魚類底這個不同的製造并不會產生不同的用途。一切耳朵都是非常數學地構成，即也同樣趨於聽聞這個唯一而同樣的目的。於是，汎神論者便發出質問：那末偶然豈就是充分偉大的幾何學者，即隨意如此變化我們假定它即其創造者遊作品而不因爲如此其多的多樣性之故遂阻擋它達到同一目的之幾何學者嗎？汎神論者更明顯地列舉出那爲將來的用途而被包含於動物當中遊部分。在毛蟲中遊蝶，在精蟲中遊人，腔腸動物，全身就被包含在身體底每一部分中，胎兒底卵圓孔瓣及肺臟，齒槽內遊齒，流體內遊骨，是以不可解的方法與液體分離而凝成固體的。這個說法底負責者，爲了要使這些話有價值，就連怎樣小的事情亦毫不放鬆、毫無廢足地重複證明又證明，而且想利用所有的東西，甚至在某種場所就利用到人類

精神底弱點亦所不辭。他們說，請看斯賓諾莎 (Spinoza)、瓦尼尼 (Vanini) (註二二)、德斯巴羅 (Desbarreaux) (註二三)、波安丁 (Boindin) (註二四)、之徒吧，他們不是與其說是給與汎神論以打擊倒不如說是迴護汎神論的使徒嗎？而這後一批人底健康續存的時間，便是他們底無信仰之尺度。實際上，汎神論者還附帶地說：只要熱情一隨着那為其工具遊肉體而衰老，那不詛咒無神論的便很稀有了。

這就是的確對於某種神底存在可以說是最方便的議論之一切。儘管最後的論據是不足取的。這樣的改變信心，是

(註二二) Lucilio Vanini, 1585年生於 Taurisano, 曾在羅馬底 Padoue 底大學做過研究，最後定居於 Toulouse。他被控為異端和無神論者而下獄，並在1639年活活地燒死。他宣傳 Pantheiste 教義肯定自然以自有力量而運動，毫不需精神參預於其間，宇宙是永恆的，物質底量是固定的，能夠改變的只是形態而已。

(註二三) Jaques Vallée, Barreaux底領主，生於1602年，死於1673年。他是以精於享受者著名。在以一倍侶之勸導而悔改之時，他向上帝要求三件事：過去底忘憶，現在底忍耐，將來底慈悲。

(註二四) Nicolas Boindin, 1676年五月二十九日生於巴黎；死於1751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公開地宣傳無神論且以其在 Procopé 咖啡店邀集烈議論見稱。

不能久長的。既然精神要恢復自己底力，即是說要在肉體底力之中再去找出自己底力，那豈不是收回了過去的意見嗎？以上，至少比較醫者第德諾（Diderot）在其『哲學的思維』中所說邁還包含得更多。這書是超羣的著作，不能使那一無神論者首肯的。“我一點也不認識自然。我更不知道那隱蔽在自然懷中邁許多原因創造了一切。現在就請在諸君這邊觀察托蘭普里底一種腔腸動物（Polype）吧。牠自身之中不是包含得有促其發生邁原因嗎？那末，就是認為有一個為它而創造一切邁物理的原因、即這個廣大的宇宙底全連鎖必然地與它結合和從屬於它邁原因，並且凡是發生邁東西，無論那一個都是不能不發生的。而對於這種原因底絕對難於克服邁無知，曾使我們求助於神靈。這神豈不是像有些人底意思，仍然不是「理性底存在」（être de raison）嗎？但這樣破壞偶然，并非就是證明至上的存在。為甚麼呢？因為：既沒有偶然，也沒有神，而只有別的東西底存在。作者想說的就是自然，自然底研究因之只能由無信仰者去做。這有一切最幸運的自然底研究者底思維方法給以證明，”對於說這種話邁人，事實上究竟要答覆甚麼才好呢？

在這裏，就是以「世界底重量」也不能動搖一個真實的無神論者，更休想壓倒他。並且這由創造主說過多少千遍

適一切徵候、在我們同類之中被高高位置於思維方式之上。適這些徵候，不管把這種論證推得如何遠，但它們只是對於那般反畢羅派（Antipyrhoniéns）或只是對於那般在其理性之內具有充分的信任而相信能夠判斷某些外形適人才得是明白的東西。所謂某些外觀，即如大家所見的，那就是無神論者能夠區別的、且或許是一樣強硬而絕對相反適外觀來與之相抗適東西。因為如果我們還聽信自然主義者，他們就會向我們這樣說：同樣的原因，在化學家底手中，依着種種偶然的混合就造出了最初的鏡子；而在自然底手中就造出了純潔的水供用於樸素的牧羊女兒。能保持着世界適運動，就已能創造世界；每個物體都占據着自然給它指定的位置。空氣必得包圍着地球，以同一理由，鐵及其它的金屬是地球底內臟底作品；太陽和電同是自然底產物，並不是爲了要溫暖地球及其居民才發生的，而且有時甚至反轉燒殺了他們，這正如雨並不是爲了要養育穀子才下而且往往反使一點穀子也沒有收成一樣。鏡子和水也與其它一切光滑物體具有同樣性質的一樣，並不是爲了我們照見自己而造成的；眼睛，實際上就像一種壁鏡，靈魂雖然可以在其中看着對象底形態正和那些東西所表現出來的一樣，但不能證明這個器官真的就是爲了這個看而特別產生的，同時亦不能證明是特

別安置在眼眶中的。最後亦可以照呂克列斯 (Lucrece) 和醫生拉米 (Lamy) (註二五) 以及一切古代和近代底伊壁鳩魯派 (Epicuriens) 所說的那樣：他們提倡：眼睛之所以能夠見，不外是因為它具有現在這樣的組織與安置在這樣的場所；而且如果一度假定自然所遵循的同樣的運動底法則在人體底生產與發達之中，那末要說這個巧妙的器官還有別的組織並可以安置在別的場所就是不可能的了。

以上是正反兩種意見，是永遠把哲學者們分為兩個陣營的最大限度要約。著者無論對於那方都不同意。

Non nostrum inter tantas Componere lites (和解你們之間底紛亂的論爭並不是我底任務)。

這是我向着一位法國底朋友說過的話。這個人與我一樣，是很爽直的畢羅派 (Pyrrh nien)，而且是一個很有價值，走着很好的運氣的人。他對於這個問題，曾經作過很怪的答覆。他對我說：實際上，正相反對的兩種意見，決不應使哲學家底靈魂不安。哲學家看出，不僅無論那一個都不能以充

(註二五)大約還是關於 Guillaume Lamy 遊事，他生存在十七世紀後半期。他是巴黎醫科大學底人員，在其題名為 Tractatus de principiis rerum 這部著作內主張世界底起源是出於偶然。

分的明白之證明去加強他底贊成，甚至連自己這方面所提出適直陳的意見亦被那反對方而所表現出適意見馬上攻破了。然而他繼續又說：只要不是無神論者，無論那一個都決不會幸福。而所謂這個“可惡的”人底理由就是這樣。他說：如果無神論一般地被擴大了，那末宗教底一切分派便可以絕根。既然沒有神學上適戰爭，自然也就沒有宗教底兵士。這實在是可怕的兵士！那被神聖的毒腐化了適自然，便可以恢復其權利和純潔性了。用不着再聽其它一切的聲音，安靜的人只遵從自身底自發的忠告。只有這個忠告才是我們所不能無法無天地加以輕蔑的。只有這個忠告才能開闢一條所謂德行這個快樂的小徑，將我們引到幸福中去。

這樣，就是自然法則。無論誰，只要嚴格地遵守着這個自然法則，便是很好的人，便是值得整個人類信仰適人。無論誰，只要不細心地遵循這個自然法則，雖就裝着別的宗教底似是而非的樣子，結果還是善於玩手段適人或是偽善者，我是不信任這種人的。

那末，虛偽的人們又作其它的想法，他們敢於肯定也有不相信天啓適誠信；一句話說完，必得有自然而外適宗教，不管它是怎樣罪惡和怎樣可憐！而各人對於自己所奉適宗教，總是麻子亦變成了笑窩！在這裏，我們決不運動庸俗者

底選票。自己在心中建立起迷信底神座。人，生來就是頂敬偶像而不是感覺德行的人。

但是，靈魂底一切能力，是這樣地依據於腦、依據於整個身體之特有的組織。而這些能力，明明白白地就是這個組織底自身。這就是很明顯的一部機器呀！即使只有人才被賜與一種自然法則底分配，難道就能因此說人不是一部機器嗎？齒車或其它甚麼彈條都比較動物當中那最完全的為多，腦總是比較地近於心臟，因而若以同樣既知的理由還可以接受更多的血液，到底我知道甚麼？不管怎樣，那未知的原由，無論何時都在產生那個纖細的、那樣容易損傷的良心；而產生這些後悔之念，正同思想一樣。並不是與物質無緣的。而且，一句話說完，就是產生在此所假定過一切差異。那末，是否只要組織就萬事充足呢？再來一次，是的！既然思想明明是隨着器官發展，為甚麼器官之所由造成過物質，只要一獲得感受能力時，便不會同時抱着後悔之念呢？

因此，靈魂，只是一句人對於它一點觀念都沒有過空虛話，只是機智良好的人在表示那存在於我們之中過思考的部分時才使用的。假如把運動底原理稍稍假定一下，那末，有生命的物體便會行動、感覺、思考，抱着後悔之念。一句話說完，便是無論在肉體上或依據於肉體過精神上，它都為了

範圍自己底行爲而有其必要過一切東西。

我們甚麼事情也沒有假定，那些認爲一切的困難都還沒有解除過人們，最好請看以下的實例。那些是會使他們滿足的。

一 動物底肉，就在死後也要顫動。而且動物底血液愈冷愈少流汗的，便顫動得愈久。龜、蜥蜴、蛇、等等就是證據，可以證明這個。

二 就是從身體上切開了過肌肉，也要突然地收縮。

三 腸子在長時間都繼續其蠕動。

四 依着考帕 (Cowper)(註二六)底說法，只要灌一點熱湯下去，心臟與心肉就會再動起來。

五 蛙底心臟，只要放在當着太陽過地方，最好是擺在溫暖的盤子之上，就從牠體內取出來以後也要動到一個時間以上。看起來，好像運動底力已經盡了，但只要再給心臟加一點壓力，而這個凹下的筋肉又會鼓動起來。哈爾維

(註二六) William Cowper, 英國有名的解剖學者和外科醫生。1666年生於 Abresford, 1709年三月八日死於倫敦。其主要的著作是: *Myotomania reformata* (1694), *Glandulasum descriptio* (1702)。

(Harvey)(註二七)對於蝦蟆就施行過同樣的觀察。

六 倍根(Bacon de Verulam)在其所著『*Sylva sylvarum* 論究』中曾經說過：那受了叛逆罪底宣告而活生生地被人解剖過人，如果將他底心臟浸在熱水中去，它便跳躍起來，而且要漸漸跳到最高的境地才低落下來。以垂直線來計算，大約要跳到二尺多高以上。

七 再取卵中孵着過雞來看，最好是取牠底心臟來看。如果把它放在同樣的狀況當中便可以見着同樣的現象。把將死的動物放在排氣鐘當中，只要給牠加以熱的氣息，牠便可以復生轉來。

這應當歸之於洛伯特·波以耳(Robert Boyle) (註二八)

(註二七) William Harvey, 英國有名的醫生及動物學者。1578年四月一日生於 Folkestone, 1657年六月三日死於 Lambeth, 他在 Canterbury, 在 Cambridge, 後來又在 Padoue 研究學問。從1651年起，他便充當倫敦王家學院底解剖學及外科學底教授，他在那名為 *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 (1628) 述著作內首先證明了血液之循環的就是他。於這個主要著作之外還有同樣重要的關於生殖的名為 *Exercitatio 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1654)。宣布著名的 *Omne vivum ex ovo* 這個原理的，他也是第一人。

及尼古拉·斯特倫(Nicolas Stenon)(註二九)，同一的實驗還可以行之於鳩、犬、兔。這些動物底心臟底斷片，與完全的心臟一樣，都是能動的。不信，就再取土龍底足來看，亦可以見着同樣的運動。

八 青蟲、蚯蚓、蜘蛛、蠅、鰻，亦提供出同樣的材料。被切斷了的部分底運動，只要放在熱湯之中便會增大，因為湯有的是熱氣。

九 醉泥了的兵士，在一刀之下就將吐綬雞底頭切下了。只要一切下來，那吐綬雞便轟然直立，向前走去。及到碰到了壁頭，牠又迴轉向後，振振羽搏，繼續地走，最後才倒在地下。而且倒在地下以後，牠底筋肉依然在動。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小貓或小犬，只要一將牠們底頭切下，亦很容易見着同樣的現象。

十 腔腸動物，在切斷以後，只要牠是還在動着的，在

(註二八) Robert Boyle, 著名的化學家，生於1627年，死於1691年，在他底探求中他採用原子論的觀點，支持可感性質之主觀性。

(註二九) Nicolas Stenon, 著名解剖學者，1638年生於Copenhagen, 168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死於Schwerin。他是第一個曾經敘述取着他底名字而由耳核產出道 Canal。其最重要著作就是 Discours sur l'anatomie du Cerveau (1669)

一禮拜之內，便要再產生出那與彼切部分一樣多過動物。我是很惱怒那關於生殖方面過博物學者的，或者當肯說我是很自在的。因為這個發見很好地教訓我們無論對於甚麼事情都不可下一個一般的結論，即使那就是已知而且最確實的經驗。

各個小纖維，即有機體底小部分，都以它那部分底特有的原動力在運動。而且它底行動，并不如有意識的運動那樣依存於腦筋。因為成為問題過運動，其實現並不須那表示運動過部分與傳導作用有任何關係。因而如果這個力就是在纖維底切端上亦可以表示出來，那末心臟既然是奇妙地結合着的纖維底複合體，自然有同樣的特性。要使我確信這個事實，這可不必要那培根底故事。依着人類底心臟與動物底心臟構造之完全的類以，依着人類底心臟質量之自身，要斷定它，在我倒是一回很容易的事情。在人類底心臟上，這個運動之所以避過我們底眼睛，只因它受了窒息，最後因在屍骸之內全都冷了並被壓縮了。如果解剖在犯罪人剛剛受了死刑後就施行，那末在他們底心臟上亦可以發見那可以見之於頭被切掉時過人底顏面筋肉上過一樣的運動。

這就是整個身體乃至被切成許多塊過部分底主要動力的原理。這并不如從來所信過那樣，它不是產生不規則的運

動的，而是產生極其規則的運動的。並且，這個，無論是熱血的高級動物，無論是冷血的低級動物，都同樣地可行。所以，如果這不是否定那各個人都能夠很容易檢查過成千成萬的事實，那我們底反對者所依據過資料，就再也沒有剩餘的了。

可是，如果有誰要問那天然具於我們底體內過這個先天的力底歸宿究竟在那裏，我便會這樣答覆他：這很明顯地就在古人所稱為「實體組織」(Paren Chyme)之內，就在各部分實質底自身、靜脈、動脈、神經、一句話說完、即所謂整個身體底組織之內。因而，各個部分都隨其對於力過必要而在它自身之中包含着或強或弱的原動力。

關於所謂人這個機器底原動力，且再稍稍詳細地探討一吓吧。一切生物底運動、動物底運動、自然底運動、自働運動，都是依着這個活動才能進行的。當着沒有預料到的懸崖絕壁現在眼前時，因為受着恐怖，身體便會馬上收縮起來，這不是機械的嗎？如像以前所述那樣，只要做起要被打着的樣子，眼臉便自然閉着，走到明亮的地方去，爲了保護網膜，瞳孔便很狹小，在黑暗的地方便好像見着了甚麼似的張得很大，這又不是機械的嗎？正如寒氣不能浸入脈管底內部一樣，皮膚底毛孔只要一到冬天就閉着，這又不是機械的嗎？

胃，只要一中了毒、例如吃了一一定量的鴉片或其它的一切吐劑等等毒物而受了刺激，便只見嘔吐，這又不是機械的嗎？心臟、動脈、筋肉，就在睡眠中亦如在醒覺中一樣地收縮，這又不是機械的嗎？肺總是在不絕地起着呼吸作用，就如拉風箱一樣盡其職務，這又不是機械地進行着的嗎？膀胱、直腸等底括約筋底活動，這一切又不是機械的嗎？心臟比其它一切的筋肉都更收縮得厲害，司勃起作用過筋肉，在男子，便使陽物勃起而在同樣的動物還以這來打着腹部，並且就是孩子亦有這個事情，亦有勃起能力，可以說，這一部分，只要一受一點刺激，便會發生這個現象，難道這又不是機械的嗎？這個事情，順便說來，那身體底這一部分還有差不多不能知道的、不可思議的、原動力 儘管有解剖學底進步，它却生出尚不能充分說明的種種結果。

關於這樣誰也知道的那所謂雜役底一切小原動力，凡是涉及於這以上的事情，我都不再多說了。不過，還有一種更微妙的、更漂亮的、已經在這些一切原動力上又加以力過原動力。那就是我們底一切的感情、我們底一切的快感、我們底一切的情熱、我們底一切的思想、底源泉。因為，正如腳有爲了走路而生過筋肉一樣，腦亦有爲了思考而生過筋肉。關於這個興奮的強烈的原動力，伊波克拉特所稱爲「靈魂」

的那個東西，我想談一談。這個原動力，不只是正存在着，而且還備座於神經底泉源、腦底當中。所以它依於神經將其勢力伸展到身體底其餘一切部分去。從此，一切可以自行說明的都說明了，而且一直達到把那想像力底諸病症底可驚的結果亦加了說明。

不過爲了要不徬徨於那些堆積如山、不能充分了解的資料中，便不能不限於少數底問題和考察。

爲甚麼一見了美婦人，或者只要一想，就惹起了不可思議的衝動和慾望呢？那時，發生於某種器官之中遊事情，是從這些器官底本來的性質裏來的嗎？斷然不是這樣，而是從這些筋肉與想像之間底交涉、一種親和狀態裏來的。這個場合，只有一個由古人所謂的 *Dene placitum* 即美底意象或由刺激引起遊別的彈機所激動遊最初的彈機這個彈機，當想像喚醒它遊時候，是睡得很沉酣的。如果這不是在血液與精氣底混亂和騷動之中以異常的速度驅出而膨脹於海綿體中，如何會有那種現象呢？

既然母親與兒子之間有很明顯的交通作用(a)，既然難於否定那由丟爾畢士 (*Tulpius*) (註三〇) 或別的可信

(a) 至少由於管狀體，是否的確沒有由於神經的呢？

(註三〇) *Nicola Tulpius*, Amsterdam底著名醫生和司法官。

賴的著作家（像丟爾畢士那樣可以信賴的人簡直沒有）所流傳過事實，我們便相信依着與這同樣的道理，胎兒感受母體底想像作用底刺激正如柔軟的蠟受着一切種類底印象一樣。而且母親底同樣的印象或慾望，可以印在胎兒之上這事，即使還不能夠理解，亦不管布隆得爾（Blondel）（註三一）及其一切同道者要說些甚麼，但總會是有的。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為瑪列布南什恢復名譽了。那些沒有充分嚴密地觀察自然而只是使自然屈服於自己底思想過著作家們，曾過分嘲笑過他底輕信。

最好請看那有名的波伯底肖像吧。至少是英吉利人底福祿特爾（Voltaire）。他底天才的奮勉與剛勁，都被描寫在他那面容上，表情深刻而又緊張。兩眼從眼窩裏射出，眉毛隨着額頭底筋肉展開。為甚麼呢？因為神經底本元正在活動，因為就是身體全體亦同樣受了一種難產的分娩底苦

1594年十月十一日生於這個城裏，1674年九月十二日死在那裏。他在 Amsterdam 建立一座醫科大學，他自己在那裏面教授解剖學。他底 Observations melic 是 1641年出版的。

（註三一）十七世紀有許多醫生用這個名字，不知拉·梅特利所想及的是哪一個。

痛底影響。如果只有內部底系統牽引着外部底系統。那末，像這樣的一切現象到底是從何處來的呢？爲了說明這個而承認靈魂，那便是還原於「神聖精神底作用」。

事實上，如果在我們底腦中司思考的、不是所謂腦這個內臟之一部分以及全肉體之一部分，那末，爲甚麼當着我們靜靜地躺在牀上想着書上過草案乃至進而作抽象的推論時，我們底血就要發熱呢？爲甚麼我們底精神底熱要跑到血管中去呢？這個事情，請去問那些想像豐富過人、那些大詩人吧。說到情感能夠好好地表現，那請去問那些夢中過人或被洗練過的趣味、被自然底魅力和真理底魅力乃至道德底魅力所轉變過人吧。依着他們底熱心的共感，依着他們向諸君所說那些感覺過過事情，諸君是可以從結果判斷出原因來的。還有，依着波雷里 (Borelli) (註三二) 即一個解剖學者

(註三二) Giovanni-Alfonso Borelli, 意大利著名的醫生及物理學者, 1608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於Castelnuovo, Naples 附近, 死於1679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是Academia del Cimento 成員。他在那裏對於應用數學及物理學於生理學上, 做了很多重要的探求。他是Iatro-mathématique 學校之創立者。他是第一人嘗試應用機械定律去解釋人體肢體之運動。De motu animalium (1680-1)。他還有數學、機械學、天文學及物理學的書。

經比一切萊普尼茨底學徒還更好地認識了適「諧和」，諸君便會認識人底物質的一元性。如果結局因了那發生苦痛適神經底緊張所發生適熱而使精神昏亂喪失了意志，反之，如果那非常活動的精神擾亂了肉體、燃着那衰滅的火、還沒有到那樣的年齡就奪去了拜爾(Bayle)底生命，如果這樣一種游癢使我願意強迫我需要以前一點也沒想到適東西，如果現在又使腦中某種印象惹起同樣的癢感、同樣的欲望，那末爲甚麼要將明明只是一個適東西故意做成兩個呢？在意志底力量上面，叫喚一陣也沒有用處。即以意志所發出適一個命令來說，意志不是受着百倍的桎梏嗎？並且在健康狀態中，肉體所服從的總是怎樣一種神奇啊！爲甚麼呢？因爲那血液與精氣底激流流來就強制服從。意志有那比電光還速的流體底不能見的一個隊伍作爲輔弼而經常備用的。不過，意志力量之得行使是借助於神經之手，所以它被停止下來也是由於神經。一個心灰意冷適情人底最良的意志，最激烈的慾情，亦可以使失掉了的氣力再恢復起來嗎？唉！決不會的！而且意志於此還是最初受罰的！爲甚麼呢？因爲在某些狀況內便沒有意欲快感的權威。關於中瘋症及其它從前已經說過的，現在還可以在此處再說一說。

黃疸是使我們吃驚的！大家不知道物體底顏色是依存

於人底透視着它適玻璃體底顏色的嗎？大家不知道對象顏色是隨着液汁底顏色決定的、至少在對於只是成爲幾千幻影底玩弄物適我們適關係上可以說是這樣的嗎？但是，請除去眼睛底水樣液體底着色來看吧！請使胆汁從本來的輸送管裏出來看吧！只要這樣一來，那末，靈魂便會有別的眼睛，再也看不見黃的顏色。除去了白內障就可以使瞎子看見，貫通了歐氏管就可以使聾子聽着，這還不是同樣的道理嗎？恐怕就是巧妙的騙子在那無知的時代亦會是做着偉大的奇蹟適人呢！不管是美的靈魂或強烈的意志，總不能在身體底組織所允許適範圍之外去活動，而其趣味是隨着年齡推移和隨着熱力變化的！所以哲學家從來就爲了保持靈魂底健康而留意身體底健康，畢達哥拉（Pythagore）曾經用心於飲食養生之道，柏拉圖亦同樣地禁過酒。可是這有驚異的必要嗎？適於肉體適養生法，凡是有心的醫生都主張，無論何時，只要涵養精神或以真理和德行底知識教育精神成爲問題適時候都必得先從這個開始。不過，這在因病而混亂或感覺在亂着的時候，便成了甚麼責任也不負的空話了。如果沒有衛生底方法，那末，就是伊波克拉特、蘇格拉底、柏拉圖做許多的道德底說教也沒有用處。一切道德，在不實行節制適人便沒有結果。節制是一切道德底根元，不節

制是一切惡行底根元，前者與後者正是一對。

人不過是動物之一，甚至還可以說不過是一些機件之集合。這些機件，是完全互相合攏來的，我們不能說自然從人這個圓周底那一點開始其工作，要證明這個。未必還有涉及於這個以上過必要嗎？（未必還有更故意地深入於情熱底歷史中去過必要嗎？這一切都不是在伊波克拉特底“靈魂”中有了說明嗎？）假使這些機件是彼此不同的，那也只有它們底鎖座底場所與力底某些程度，決不是它們底性質。因而，靈魂只不過是運動底主腦或腦子底可感覺的物質的部分。這一部分，我們不怕錯誤，可以看做一切機器全體底主要的機件。它不僅明明對於其它的機件給以影響，而且彷彿是最初就產生了的。即是說，別的東西，都不外是派生的。這正與那關於種種胎兒和早就報告過過幾個觀察所見過一樣。

自然的或我們底機器中所特有的、每個纖維或每個纖維質底要素中所具備的、振子運動，恰像時計底振子運動，決不能夠毫無間斷地走着。隨着有所消失總得增加新的，那末在勢子弱了過時候，便不得不補助力量；在為過度的力和生活氣所壓服過時候，便不得不消弱。真正的醫道，其實就單單成就在這上面。

肉體只是一種時計，新的乳糜就是時計師。自然底最

初的關心，就是當其走入血液之中適時候便使那裏發生一種熱、那些只想着煉爐適化學者爲着發酵作用必得採用適熱。這個熱一供給了精神底更大的清涼，精神就機械地活動着肌肉及心臟，好像是由意志底命令派遣到那裏去的一般。

所以，這就是維持着固體與液體底永久運動於百年之久並無論對於那一個都一樣必要而不可缺乏適生命底原因或力氣。不過，對於這個活動，誰又能夠斷言固體所給與的比液體還多或者反之也是一樣呢？我們所知道適一切，只是如果前者底活動沒有後者底援助，馬上便會消滅。血液是依着它底衝擊而監守和保持血管底彈力的。而血液自身底循環又繫於這個彈性。死後，每種實體底自然原動力所以隨着它所剩下以斷這口氣適生命殘存底程度而有多少之差，正是從這裏來的。這個動物底各部分底力，要說它依着血液循環底力而確能保持增加，自然是真實的！但要說它決非依存於血液循環底力也是真實的。爲甚麼呢？因爲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並不是只爲這個力底存在，還必得要身體底各部分乃至內臟底完全性。

我并非不知道這個見解是爲一切學者所不承認的，斯達爾(Stahl)(註三三)尤其把它輕蔑得很厲害。這個大化學家，

很想我們接受靈魂就是我們底一切運動底唯一的原因這個意見。不過，那只是狂信者底囁語，並不是哲學家底態度。

爲了打破斯達爾底假說，用不着像我以前已經做過的那種努力，只要放眼於提琴底演奏者就夠了。那是何等的輕快！指頭何等的敏捷！運動快得來幾乎好像沒有運動底繼續似的。可是，這裏，我們就有所請教或者甯肯說有所質問於斯達爾派：那樣深知我們底靈魂所能作遊一切事情遊斯達爾派啊！所謂那樣多的運動、那樣與靈魂離得很遠而在各色各樣的場所進行着遊運動、都是靈魂在那樣遂行的，這如何可能呢？這就譬如假定這裏有個吹笛遊人，他自己一點也不懂的，更不能夠用手指去按那無數的孔，而可以打出很好的拍子一樣。

(註三三) G.-F. Stahl, 德國醫生和化學家。1660年生於 Ansbach。在思想史內，他是以 doctrine de l'animisme 見知的。依據這種原理，無意識的 (anima inscia) 靈魂，形成而且指導那作爲官能器官遊肉體。他在 1734 年死於柏林。

(註三四) Philippe Hecquet, 著名醫生，1661年二月十一日生於 Abbeville, 1737年四月十一日死於巴黎。他作過巴黎大學校長，心地最慈良，最喜歡勸助貧窮人，以堅強意志去努力於醫學之前進。其主要著作是：Traité de la saignée (1707), De la digestion et des

但是，我們與愛克氏(M. Hecquet)(註三四)一同說：要到科林特(Corinthe)去，並不是一切人都辦得到的。爲甚麽斯達爾以人底資格受自然之賜還不比化學家和實踐家更要多些呢？他(所謂幸福的人)應當是接受了一個與外人不同遊靈魂、一個有絕大權力遊靈魂。不以對於隨意筋僅有若干的勢力而滿足，並握着肉體底一切運動底繩而毫無困難地隨心所欲地使這些運動中絕、鎮定、激昂！以這樣的一位專制的女王，心臟底鼓動、血液循環底法則、都在其手中，自然地沒有熱，沒有苦痛，沒有衰弱，沒有可恥的無能，也沒有可惱的 Priapisme。只要靈魂一意欲着了，機件便馬上出動、起立或休息着。斯達爾底機器底機件，怎麼那樣早就壞了呢？自己有了那樣的名醫就應當長生不老！

此外，排斥有機體底振子運動原理的，到不止斯達爾一個人。當着在說明心臟底活動、男生殖器底勃起、等遊時候，就是斯達爾以上遊大學者亦沒有用這個原理。只要讀一吓波耳哈維底『醫學教材』(Institution de medicine)便充分看

maladies de l'estomac, suivant le système de la trituration
(1712) 和 La médecine, la chirurgie et la pharmacie des p
anivres (1740-42)

出即使不承認一切肉體之中這種強烈的力，但那些怎樣費力而富於誘惑的學說，這個偉人實非絞自己底天才的腦汁去產生不可。

威里斯與拍魯爾特(Perrault) (註三五)雖然比較才能底質要劣一點，但究竟是一個熱心的自然底觀察者，有名的里耶得(Leyde)底教授，亦不過是借傍人而知道的。這兩個人，怎樣好像比我們所當作問題底原理還喜好假定有一個擴大到肉體之全般底靈魂。在這個假說、也就是韋紀爾(Virgile)及一切伊壁鳩魯派底假說、一個看來好像是“腔腸動物底歷史”所保證過假說裏面，本來具有的主體死了以後也還存着運動是由「靈魂底遺存」(Rest d'âme)來的，而且這還是依於未被血液及精氣所刺激而自行收縮着過部份，才得保留着的。從這裏就可以看出這些著作家們其堅固的著作有容易壓倒哲學寓言底地方，只有在那些對於

(註三五) Claud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底兄弟，生於1615年死於1688年，少年時代數學底研究很深，接着就專從事於醫學，受巴黎醫科大學底博士學位。最後又成為建築師，以兩個有名的建築品知名於世：la Colonnade du Louvre及巴黎底劇臺。他一生都研究數學和自然科學，他是王家科學院底會員。

物質給以思考能力遊人們作為範本、使用着好像甚麼意味都沒有的晦澀的話語而拙劣地表現才是錯誤的。實際上，所謂「靈魂底遺存」究竟是甚麼東西呢？如果不是僅僅以那樣的詞句拙劣地表現着萊普尼茨派底學徒們所說遊原動力、尤其是為柏魯爾特真正地窺見着的原動力。（請看他底『動物機構論』）

現在，恰與笛卡兒派底人們、斯達爾派底人們、瑪列布南什派底人們以及不值得排列在此處遊神學者們底說法相反、物質是獨立的，是運動的，它不止是有機體，例如在心臟全體底場合，而且就在這個有機體被破壞了遊場合亦是這樣，這是在此處已經明瞭地證明了的。人底好奇心總想知道怎麼一個本來就具有生命遊人底身體，在結果上反被感覺着遊這能力來裝飾，最後又被思考底官能來裝飾呢？所以，為要說明這個，啊呀！某種哲學家們便甚麼氣力都賣過了！關於這問題底何等一場糊塗的廢話，我也有耐煩心去讀嗎！

經驗所告訴我們遊一切，就是：當着運動存續遊時候，即使在一一個或多數的任便如何細微的纖維中，為要呼醒及活動那差不多正在消失遊運動只有給那些纖維以刺激。這就如像那些想證明這個而毫不憚煩地附足於大家所已經見着遊多數例證一樣。所以，運動與情感之輪流地交互刺激，

無論身體全體上或組織被破壞了過同一體上，都可以進行而是不變的。關於那給我們提供像感情與運動底結合這一類現象過某種植物，在此處只好甚麼也不說。

但是，此外好多優秀的哲學家都已證明：思亦不過是感覺能力，所以有理性的靈魂亦不外是感覺的靈魂被應用於鑒察觀念與推論而已！這只要以下的事情就可以證明：即是說，當着感情消失過時候，思考亦就消失，如在腦沖血病、嗜眠狀態、止動病、等等實例上所見過那樣。自然，那些高唱靈魂即使在嗜眠性底諸病中沒有紀念着以前所有過觀念，但亦並不就是沒有思考過人們，其主張是很可笑的。

關於這個進化發展底問題，若為探究它底內容而耗費時間，實在是狂妄。動底本質，正如物質底本質一樣，在我們是不能知道的。而發見運動如何發生過手段，除了隨着『靈魂史』底著者使那古老的愚笨的「實體形相」(Formes substantielles) 之說復活，便無它道！所以，要說到我不知道物質是如何由無生命的單純的東西變成能動的由器官組成過東西，那完全和不用赤色玻璃就不能見着太陽一樣，我仍然是坦然自慰的。而且，對於自然底其它的難於了解的奇妙，對於那過去在我們底狹小的眼界裏只是一塊泥土並沒有怎樣起着映象過存在物中所有過感情及思考底誕生，我都同

樣地有適當的論著。很費力地把牠們彙集起來。

我相信，只有有機物質才具有一個原動力，而且只有它才能作有機的物質與無機的物質之間過差異。（嘿！難道能夠說是對於沒有議論餘地過觀察就連甚麼事情都要拒絕嗎？）因此，我相信，在動物，正如我們已經充分證明了一樣，一切都是繫於這個組織底變化之上的。要解決實體之謎和人間之謎，這個就很充分。世界上，謎倒不止一個，而人間就是最完全的謎。人對於猿過關係，對於第一等動物過關係，正如霍伊根斯（Huyghens）底威星振子時計是屬於須里安·魯·洛瓦（Julien le Roi）底一個時計一樣。如果計算行星底運行比計算乃至測定時刻還要更多的機械、更多的車檔、更多的機件，如果佛康生（Vaucanson）（註三六）作他底「笛手」比作「家鴨」還要更多的技術，那末，要作「

（註三六） Jacques de Vaucanson, 1709年二月二十四日生於Grenoble, 死於1782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早年便表示對於機械學過最大的興趣。他曾經構造很精巧的自動機引起一般的稱贊。他造了煽動着翅子過天使、能吹笛的遊戲者、和一個同時能打鼓吹笛過人。最後，他又造了兩個家鴨在水泥中搜索東西，找着穀物於水槽中而吞食之。事實奇怪：被吞下去過穀物竟會消化而變成糞來。他此外還打算造一部自動機，其內部可以行着血液底循環。

說客」便不能不用在這以上遊東西，這是不容疑惑的。像這樣的機械，尤其是在新蒲洛麥得底手中，更不能認為不可能。道理是同樣的。要製作而且維持那好像可以完全記錄百年之間都沒有休止過過心臟與精神之跳動過機械，自然就必要非常奮發，使用着許多的技術和機械。即以脈膊來說，雖然沒有在它上面見着時間那樣的事情，但它至少是熱與活力底晴雨表 (Barometer)。依着這個活力，是可以判斷靈魂底性質的。我所說的總不會錯。人體是時計，而且是巨大的時計，是以非常講究的技巧和裝璜做出來的，所以即使那司秒過齒車停止而那司分過齒車依然繼續迴轉，並且那司刻過齒車亦同樣繼續運動。還有，同樣的，即使以上底齒車鏽了乃至不管怎樣都好，只要是爲了甚麼原因亂了而停止了迴轉，但其它的齒車依然繼續運動。難道幾個血管底閉塞之不足以使血液循環之力破壞乃至中絕，不是正與這個一樣嗎？這個力在心臟之中，就如機械在它底槓杆室裏一樣。反之，減了量過血液，只要進行的道里比較少了，便隨着心臟之力底增加而奔馳到一種新流，且非常迅速地奔馳；但這個心臟之增大又是由於在血管底末端所有過衝突抵抗使然。既然當着視覺神經受了壓縮不能傳達對象底影像時，視覺底缺如並不妨害聽覺底使用，同樣的，在這個聽覺缺如

——即「膜質迷路」內底機能中斷時之沒有想像着視覺底缺如，還不是正與這個一樣嗎？更可以說，某些人雖不說耳朵能聞而耳朵亦在聞，（不過如果在病後又是例外）某些人雖是耳朵不能聞而舌神經倒在腦中非常自由，把那浮在他底頭內的一切的夢機械地說出，這又不是正與這個一樣嗎？那在高明的醫生便是毫不足奇的現象。這樣的醫生，很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人底本質。換一句話說，如果要問兩個醫生之中，究竟那一個好，那一個最值得信賴。那末，無論何時，我底意見即是那對於生理學、即人體底機構造詣極深遊那一個，即是那把靈魂拋開、把幻想所給於那些糊塗虫和無知之徒遊一切不安拋開而只嚴密地關心於純粹的自然主義遊那一個。

不要理那冒充賈蒲（M. Charp）遊人，他們不是在故意嘲笑動物看做機器遊哲學家嗎？我底想法就完全不同！我以為笛卡兒如果是生在不需加以啓蒙遊時代，並知道實驗與觀察之價值及遠離了它們遊危險，那末，無論從那點去看，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不過，在這裏，要對於那些小哲學家、洛克底不肖的門徒和效顰者而把這個大人物底本相恢復起來，亦不是不正當的。他們總要痛切地感着哲學這塊園地中沒有笛卡兒，正如在科學那塊園地沒有牛頓一樣，恐怕還更沒有入錫的樣子，而放棄其對於他遊嗤之以鼻遊冷笑。

不錯，這個著名的哲學家犯過許多錯誤，而且是無論誰都沒有異議的。不過，不管怎樣，他總是認識着了動物底本質的，他總是最初證明動物是純粹的機器遊人。所以要在發見有像這樣的重要性與隨帶着的明敏性之後，而不至於忘恩遊方法，就是不去利用他底一切錯誤！

這些錯誤，據著者底眼光看來，完全是由於這個大的供狀所補償了的。結局，不管對於兩個實體區別唱些甚麼，但那總是一種把戲，總是一種文體上遊詭計，這却是很明顯的，它對於神學者們，無論在何人底眼裏都是很明顯的，因為只有他們才把那隱藏在沒有遊看見類似底掩護之下的毒吞沒下去了。或者惟其是這個、惟其是這個強力的類似才強制着一切的事者、一切的真實底判斷者承認以下的事情。即是說，這些傲慢而空虛的存在物，這些與其說是人倒不如說是因其傲性而傑出的存在物，即使有如何高尚位置遊企望，但結果仍不過是動物，仍不過是垂直地匍行着的機器。這個機器，具有一切奇妙的本能，而且還產生所謂教育這個本能遊才智等等。不過，這個本能，常常都在腦中有鎮座底場所，當其好像腦一樣缺乏或骨化了遊場合那樣有缺陷遊時候，它便退却到脊髓中去而決不入於小腦之中。這只要我們拿那小腦受了相當程度的傷遊例子來看，便可以

發見別的人們 (a) 罹於硬性腐腫過場合，其靈魂却一點也沒有停止它底作用。

那既是機器又能感覺、思考並如像分辨青黃一樣知道善與惡底區別的，一句話說完，即那具有智慧和關於道德遊本能而賦生的，只是一個動物，這一點矛盾也沒有。牠是猿，又是鸚鵡，然而牠知道領略快樂遊方法，却同樣是一點也不矛盾。只要某種機會一成熟了，那在交合之際迸出遊一滴液體會使感到無上的快樂，並從此就生出了小小的生物，而且牠在它日又可以以某種法則作為條件而得享受同一的無上的樂趣。現在既然有機會說出來，究竟這是何人先天地早就推知得到的呢？我相信思惟并不是與有機組織的物質決不相容，思惟是可以認為這種物質底一種屬性的，例如電氣、動力發生底能力、不可入性、空間占有性、等等這樣的物質底一種屬性的。

此外，諸君還望着新的觀察底結果嗎？如果是的話，那末，此處有毫無異議遊幾個例子證明：人就在元始之內亦是與動物完全相似，與我們已經認為有比較底必要遊一切點上是同樣地相似。

(a) Haller dans les Transact, Philosoph,

我要訴諸我們底觀察者底良好的心地。人在最初底開始，只不過是一個蟲，正如毛蟲成爲蝴蝶一樣，那蟲就成爲了人，這倒底是不是實真的呢？我希望他們給我說說。那些極嚴謹的著作家們，亦教訓我們應該如何去觀察這個微生物。一切好奇的人，例如哈爾托斯克(Hartoseker)，曾在男子底精液中而不在女子底精液中看見它。不相信這個的只有糊塗蟲。精液底每一滴都包含着無數像這樣的小蟲，不過當其向着子宮射出遊時候，只有那最巧妙的東西乃至最強烈的東西才入了底奧且可以附着於女子所排出遊卵子之上，而卵子就供給其最初的營養分。這個卵子，亦有偶然可以在法洛卜(Fallope)底喇叭管內發見的(註三七)，它依着這個管運到子宮裏去，恰如一粒麥子在地下定根一樣，就在那裏定下了根。不過，跟着九個月的生長，要說是大，但除了以下這點，却與別的動物底雌卵一點也沒有不同。即是說

(註三七) Gabriele Fallopio，意大利著名解剖學者，1523年生於 Modène，1562年十月六日死於 Padoue。他是 Vésale 底學生，相繼地在 Ferrare，在 Pise，在 Padoue 教授解剖學。他成功特許取着他名字遊發見 (aqueduc, ligament, trompes de Fallope) 其最重要著作名爲 Observations anatomiae (Venise, 1567)。

皮子（「羊膜」）一點也不堅硬，只見可驚地在膨脹。這只要把在正要出產的狀態中出現了遊胎兒（這就是關於在出產之前死亡了的婦人我可以觀察的所在）與其他去受胎期不遠的小胎兒比較一吓，便很容易判斷。大約無論在那個場合，卵在殼中和胎兒在卵中總是不變的。胎兒因為運動底自由被妨碍着，便機械地努力想見着陽光，而且爲了完成這個企圖，便用頭首先衝破這個皮膜從這裏出來，不管是雛雞或其牠的鳥兒，都同樣是從那卵裏出來的。我更想在外附加一個無論在那裏都沒有見過遊觀察來說吧。那即是說，「羊膜」即使擴大，但不能因此就有一點薄弱。在這一點上，便與子宮相似。子宮底實質自身是爲了滲透來的精液而膨脹，是與那一切脈管曲節部底肥大或擴張沒有關係的。

把人放在那卵殼底內部或外部來觀察吧。用顯微鏡來檢閱那時間最早遊胎兒、四日、六日、八日乃至十五日那樣的胎兒吧。以後只要肉眼就夠了。但見着了甚麼呢？只有頭。在如丸遊小卵中有兩個黑點：這就是眼睛底標記。在這以前，一切還沒有十分成形，只有像髓質部那樣的東西才可以認識，這就是腦，其中首先就是神經底本元即感情底元始形成起來。從此心臟也就產生，這是已經有了用自己底力在這個髓質部中顫動遊能力遊即馬爾比基底 *Punctum saliens*（跳

躍小體),而且大約還是已經把那活力底一部分憑藉在神經之力上的。其次,不久,頭就延長出頸子,這可以見着一方面就在膨脹,一方面就首先形成了胸廓(Thorax)。於是,心臟在這中間沉下,就在此處定着。再其次,下腹部就產生出來,這是由一個隔壁(橫隔膜)閉隔着的。這種膨脹,一方面產生出腕、手、指、爪、毛,一方面產生出腿、脛、足、等。不同的地方,只有像大家所知道一樣的位置底不同,而且那個位置就是作為身體底支柱的振子。這是可驚的生長。在此處是蔽着我們底頭頂的毛髮,在那處是木葉和花。到處都同樣被自然底恩澤光照着。從此,最後植物底臭精就位於我們所有的所謂靈魂這個我們人底第五元素底場所。

這,就是人們漸漸開始感覺着適自然適劃一性,這就是動物界與植物界底類似和人對於植物適類似。恐怕就連動物的植物亦會存在吧?即是說,當着生長的時候,恐怕會有一種如像腔腸動物一樣地分裂或起着其他動物所特有適作用適植物吧?

以上,關於生殖,我們所知道的,差不多是全部。互相牽連着的部分、為要結合在一起而造成適或為要占着種種的場所而造成適部分,都依着個個底本性結合。這樣一來,於是眼、心臟、胃、最後全身都完成了。那就如大學者底敘述一

樣。這是可以有的事情。不過，因為經驗將我們拋弄於這些煩瑣之中。我們便連甚麼也不能預想。而且不把那些不接觸於我們底感覺過一切東西都看做不可知的神祕。兩方底精液會合着的事情很少，至使我傾於相信女性底種子在生殖中是無用的。

說到各部分底適當的關係，那是可以將兒子在某種場合像父親在某種場合又像母親這個現象充分地建立起一種理由的。如果不假定這個關係，那又如何能夠說明隨伴着生殖過諸現象呢？在它方面，某種說明底困難，應該拿來權衡事實嗎？而我所見着的，好像是男性所行過一切事情，無論對於睡着的婦人，無論對於最淫奔的婦人，效果都不變。不然，各部分底配列，從開始以來就會在精子之中、即男子底精蟲自身之中完成了吧。不過，總之，這種事情，是超越我們底最優美的觀察者底力之所及過範圍非常之遠的。他們因為在那裏甚麼也不能抓着，所以也就不能判斷身體底形成與發展底種種機關之裝置。這正與土龍不能走鹿子所走過道路相同。

我們在自然底領域中，實在不外是一匹土龍。我們印在那裏過足跡，並與這個動物所走過距離沒有甚麼差別。要在無限之中設立一個界限，這却是我們底傲慢。我們正與那說

着這樣的話過時計一樣。(偶語作者們會在相當程度過作品中把這個弄成重要的人物吧。)"這是甚麼事情呀!所謂產生我的就是那個糊塗的工人嗎?分割時間過這個我啊!如此正確地記着太陽底進行過這個我啊!大聲反覆着我所指過時刻過這個我啊!不對,這樣的事情是無有理的。"我們是忘恩者,輕蔑那如化學家所說過一切界(Regnes)底這個共通的母親。我們想像,或寧可說是假設有一個原因,還高於我們底一切所歸過和真真以不可想像的原料造成一切過原因。這却是錯誤。物質在其最光輝的業績上,只有在看脫了這個過粗雜人底眼裏才反映成爲一個卑小的東西,自然決不是手腕沒有純熟的工人。自然產生幾萬萬人,比時計師在製造最複雜的時計過時候還更容易、更快樂。自然底力量,無論是對於最卑微的昆蟲底生產,無論是對於最高尚的人類底生產,都同樣地發揮。自然所費過力量,對於動物界並不多於植物界,對於最好的天才並不多於一吊麥穗。因此,依着我所見到過東西,爲我們底眼睛和我們底探究所揭露了過東西,去下判斷吧,想像到這以外去吧。對於猿、海狸、象、等等,我們就在他們底活動之中追跡牠們吧。如果這是很顯著的,沒有理智牠們就不能有所作爲,那末爲甚麼又拒絕承認這些動物之中有理智呢?所以,如果諸君承認牠們也有靈

魂，那末你們就是狂信者，你們就要失敗。雖然奪去了它底不滅性，再說對於它底本質沒有給以決定也是枉然。誰未看見這是一個無根據的斷定？誰未看見它是如我們底靈魂一樣必得死亡或不死，因而無論怎樣都是要受同樣的命運的！所以，這就是所謂爲要避開 Charybde 却陷落於 Scylla 之中去了。(a)

打破偏見底鎖鍊，用經驗底炮火武裝起來啊！最好把自然所應當受過名譽獻給自然來替代那從自然所遺留給諸君過無知過狀態中所惹出過對於自然不好的結論吧。請你只是把眼睛張開看一看，對於你不能理解過事情，就留在那里不管。這樣，那你就會看出那心思和光綫之所及都不出於其耕地以外過勞動者，在本質上都與最大的天才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這是并不違背笛卡兒或牛頓底腦髓底解剖所證明了的。還有，那稱爲愚者或笨伯過人，就是一個長着人底面孔過動物；同樣的那善用頭腦過猿猴，就是一個只有形狀不同過小人。最後，一切都是絕對地依存於器官底多樣性的。只要把天文學教給那有很好的身體組織過動物，他便可以預言日蝕和月蝕；同樣的，當其在伊波克拉特底學校與患

(a) Charybde 與 Scylla 爲西西利亞海岸底險地。

痛者底床上養成了精明的才幹和眼睛適時候，牠便可以預言病底痊愈或死亡，這是諸君可以確信的。依着這種一系列底觀察和真理，雖然是成功在將可驚嘆的思考能力附結於物質之上，但還不能看出它底附結底系統。爲甚麼呢？因爲這個屬性底主體還不能完全知道。

機器全體，即動物全體，到底是完全死滅呢？抑或是在死後取一種別的形式呢？這最好不說吧。因爲我們對於它是絕對地甚麼也不知道的。不過，要斷言不死底機器是空想底產物或不適合於道理適存在，這又正如說毛蟲見了同類底殘骸便覺得自己的種屬將要滅絕而沉溺在悲嘆裏打算着牠底命運適推論一樣，簡直是一種糊塗的議論。這些蟲們底靈魂（大約一個蟲有五分靈魂）是不能理解那視野很狹的自然底轉化的。就是牠們之中那怎樣長於智慧的，亦沒有一個想到牠自己會變成蝴蝶。我們人亦是這樣。我們既不知道關於我們底起源，難道還能進而知道關於我們底運命嗎？因此怎麼不會柔和地服從於無知呢？其實，我們底幸福正就繫於這一點上面。

像這樣的想法，是聰明的，正確的，對於自己底命運是平靜的，因而也是幸福的。他等待着，既不怕死，亦不望死。他珍惜生命，不知道在充滿了這個無上的愉快適場所那

嫌惡之情怎樣還能侵蝕人心；他充滿了對於自然遊尊敬之念，并與自然所給與遊感情和幸福成比例地充滿了充分的感謝、情分、親愛；最後，他更以感着自然、見着這個世界底美景為幸福，決不破壞自己之中底生命和他人之中底生命。還有甚麼說的呀！既然是充滿了慈悲心，或許還會愛到敵人之中底自然底性質。請判斷他將如何處理自己以外遊人。他憐憫惡人而不憎惡他們。惡人從他底眼裏看來，只不過是一個不完備的人。不過，一方面在寬恕他們底精神與肉體底缺陷，但一方面仍一樣讚美他們底美與德。自然在它底眼裏總是看成比它所虐待遊東西還要值得尊重些。這樣一來，正如諸君所已經見着了的一樣，那從一切努力獲得遊東西底源泉，即自然所賜遊恩物，對於這些恩物，在物質論者底口中或心中都找着許多敬意而為其他的人所不當的拒絕着的。最後，有確信的物質論者，即使他自身底虛榮心如何不平地想着自己是一個機器乃至動物，但決不會有虐待同類那樣的事情，因為他們很知道這些行為底本質。這些行為之無慈悲性，常常與以上所證明了遊類似底程度成比例，一句话说完，他們是遵照那給予於一切動物遊自然法則與一切動物遊慈悲心，“而不願以自己所不願的施之於他人的”。

因此，就大胆地作一個結論：人是機器。而且，在全世界

上，只有種種雜多的樣相化了的唯一的物質才存在着。這並不是堆積了許多問話和假定之後所建立起來的假說。只要不是偏見底產物，那末也就不是我一個人底理性底產物。如果我底感覺一方面高舉着炬火照着我底理性底趨向，一方面又不能勸我要隨着理性之後而行動，那末這與那想着如此不確的東西的指導者所作過輕蔑，並沒有不同。即是說，經驗就作了理性底同伴，而使我們底嘴巴歸於劃一。於是我們就把這兩個連結成一起了。

不過，讀者應該特別留意這一點：我就在敢於用着最嚴密的最直接地引出來的結論的時候，亦是經過了無數科學的觀察之後才開始實行的。這樣的觀察，不管是怎樣的學者都不能插以異論。而且要是認爲我就是自己所引出過結論底審判者，那除了放下這樣的觀察就沒有別的。這就要避忌那一切有偏見的人，避忌那既不是解剖學者又不熟悉此處通用着的唯一的學問，即關於人體的學問的人。對於這樣十分堅強的樑柱，那些神學或形而上學或煩瑣哲學諸派底脆弱極了的蘆葦，能夠做甚麼呢？不過是騙小孩子底武器！

在道場上使用着的劍那種東西，雖然運動起來可以給與一種快感，但決不會把敵人打倒。未必還須說我來證駁那些內容空虛，毫不足取的觀念和陳腐可憐的推論，即當世上

留着偏見與迷信底陰影時人們對於不絕地互相接觸和運動着過兩種實體之所謂不相容性所作出來過觀念和推論嗎？更進一步說，如果是沒有犯很大的錯誤，那末，這就是真理。而且又短，又是這樣的簡單。喂！想對我怎樣過人們！請來論戰吧！

(完)